

第一章 緒論

論宗教空間的意涵

人類在建構出能夠保護身體的空間之後、更進一步地去尋求精神上的庇護空間，而那種空間，就是宗教空間。宗教空間的開始存在，在人類文明史裡的意義極大，因為那也代表著人類開始擺脫原始僅求生存動物性需索、轉而進化成為渴求生存意義的思考性生物，是人類開始發展文明的一種精神象徵、亦是一種里程碑。

時至今日，對當代而言，最多、也最具代表性的宗教空間坐落之處，非歐洲莫屬。歐洲最早的宗教空間，甚至可以追溯自舊石器時代末期。十萬至四萬年前的歐亞非洲各地，都曾發現過的尼安德塔人¹的洞穴，其考古資料業已有發現他們留下了某些祭儀遺跡，顯示那就是發展成為古老宗教的最源頭之處。古宗教漸漸地蛻變發展，可謂為啟發各種宗教的最原始濫觴。

有史以來，歐洲與宗教的關係總是特別緊密，他們因宗教而團結興盛、也曾經因宗教而飽受戰亂。至今，當代歐洲世界盛行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猶太教），仍深深地影響著歐人的生活。所以研究歐洲的宗教空間、甚至是觀察信眾與宗教空間的互動，都將可以更為了解當代歐洲人的精神生活品質與現況。

宗教空間的意涵在於提供當代穩定及加強其精神層面的一股力量、亦含有積極鼓勵人民面對生命與生活之實際面向，是具現人類當下身心靈狀況的舞台現場。了解宗教空間的意涵，將有助於深刻認識當代人類精神現況與他們在實際面上的空間需求。所以研究宗教空間，不啻就是空間設計者在追求創造實用性空間與新型態空間之前，最需要學習、也最為重要的一個課題。

¹ 尼安德塔人：距今 60 萬至 35 萬年前，起源於歐洲的人種，完整的特徵出現在 13 萬年前，也是非洲以外現代人類的直系祖先之一。

第二章 研究城市-馬賽

2.1 馬賽的宗教歷史地圖

馬賽 (Marseille) 位於歐洲的地中海沿岸地區，是歐洲大陸靠海的一大城市、地中海最大的商業港口，也是當代法國的第二大城、第三大都會區。地理位置上，馬賽位於西歐與南歐的交界，距離中歐亦近，並且位臨地中海，可說是歐洲大陸的中樞處（如圖 1）。

至於歷史上，自古以來，馬賽在歐洲的地理位置以及貿易地位便一直受到重視。西元前 600 年，古希臘人在馬賽建港，是他們在西歐的第一處殖民地(如圖 2)；西元初始，羅馬帝國逐漸取代了古希臘的土地（包括馬賽）、並進而全數佔領整個地中海（此時此城在信仰多神之餘，亦開始醞釀與養成基督教）(如圖 3)；到了西元 476 年，日耳曼的入侵、殲滅了西羅馬（包括馬賽），然而法治與規範方面，尤其是在現在的義大利以及南法（包括馬賽），日耳曼一邊以沿用羅馬法令為主、一邊輔以實施日耳曼刑制。這時，幾乎已經可以確定了馬賽在歐洲文明混合體之中，是個既重要又多元的地區，畢竟這個城市，在各大歷史事件之中、每次皆必被波及，並且總是得無條件地去接受新潮流、並又一邊保留著過往的舊文化。



圖 1: 馬賽城，位於歐洲大陸的地中海重要樞紐位置

資料來源：席玉蘋譯《歐洲極簡史》，P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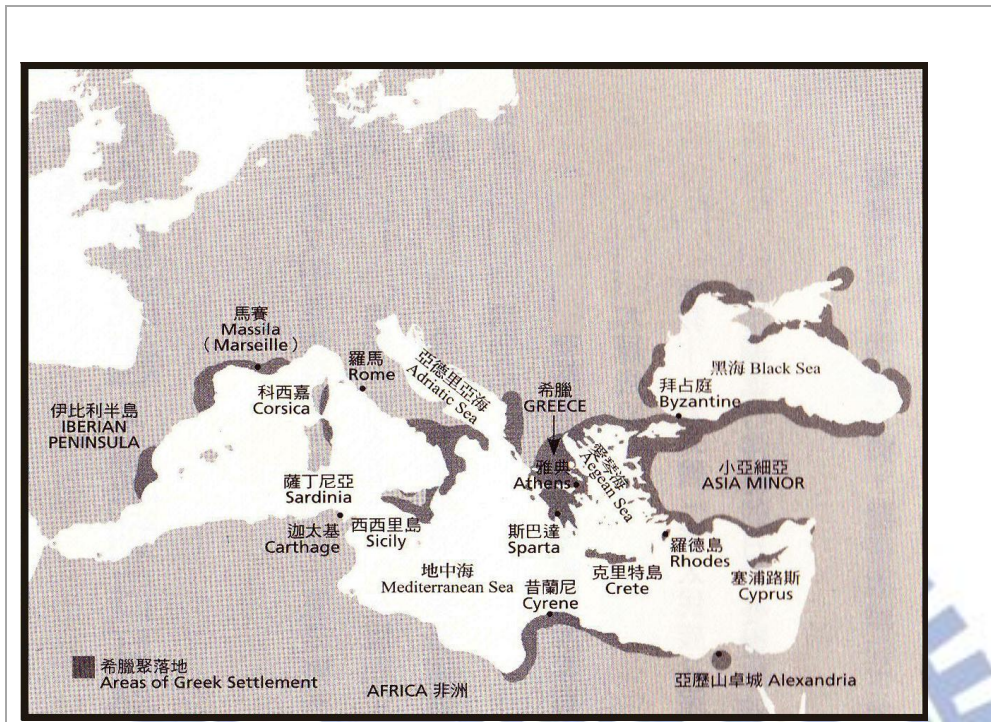


圖 2：古希臘殖民聚落涵蓋範圍區域圖（西元前六百年）

資料來源：席玉蘋譯《歐洲極簡史》，P022。



圖 3：羅馬帝國時期領域圖（西元第一世紀）

資料來源：席玉蘋譯《歐洲極簡史》，P102。

西元第七世紀，伊斯蘭教的強盛，不只征服了大阿拉伯地區、更是經由北非擴展

至西班牙以及法國南部（停於馬賽附近地區）（如圖 4），這又是一次的文明與宗教融合（因為伊斯蘭教容許基督徒不改信仰）；過了兩個世紀，由北歐出來了大量的維京人、循水路從歐洲外圍進攻歐洲大陸，只為掠奪，於是馬賽這個地中海最大港，自然是難逃一劫（如圖 5）。此後，由第十世紀開始，歐洲大陸終於進入長達五百年的和諧共存狀態。而文藝復興是一場發生在 14 世紀至 16 世紀的文化運動，在中世紀晚期發源於佛羅倫斯、醞釀於義大利各個城邦國家，後擴展至歐洲各國，而當時已是法國城市之一的馬賽，就是距離事發現場（義大利）最鄰近的城市之一（如圖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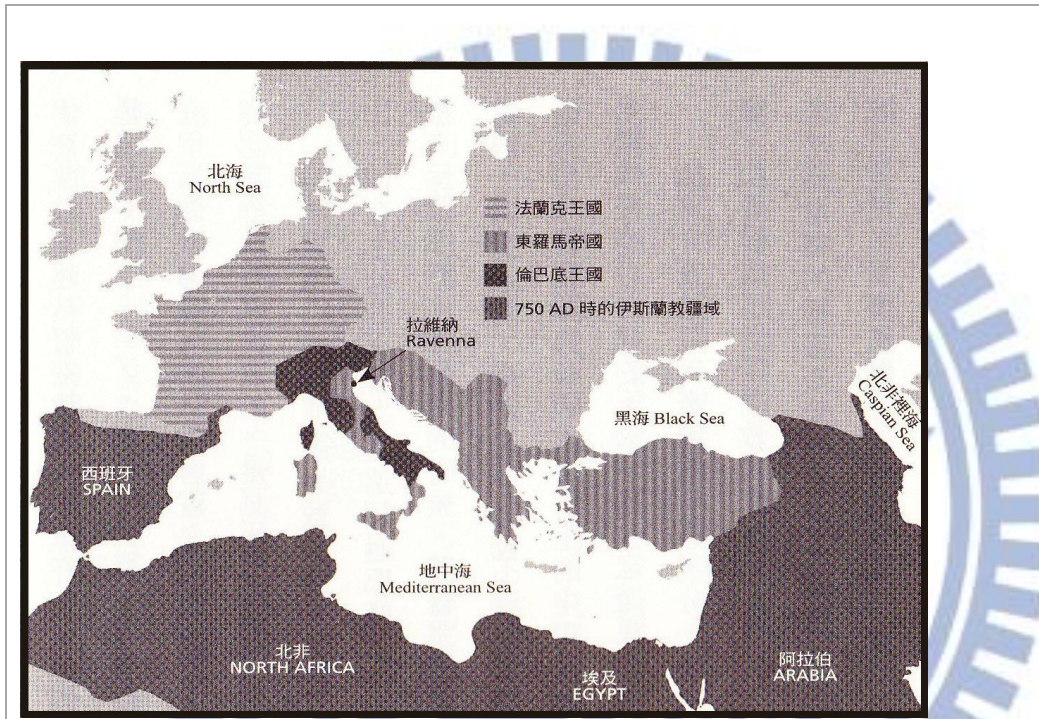


圖 4：伊斯蘭教的傳播範圍（西元第七世紀）

資料來源：席玉蘋譯《歐洲極簡史》，P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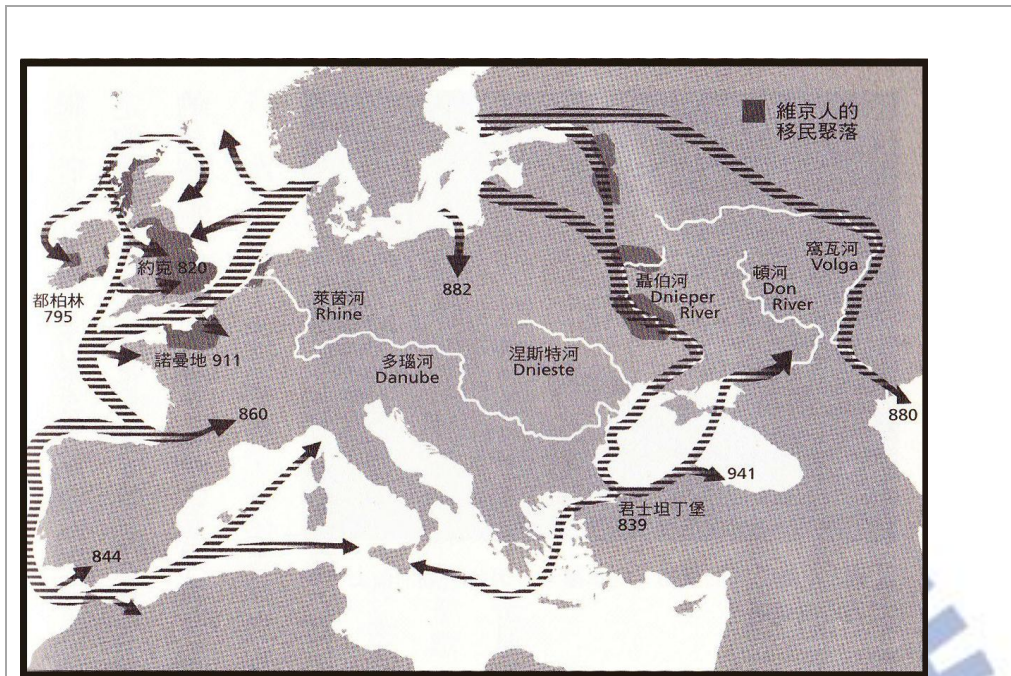


圖 5：維京人（北人）橫行於歐洲的方式（西元第九世紀）

資料來源：席玉蘋譯《歐洲極簡史》，P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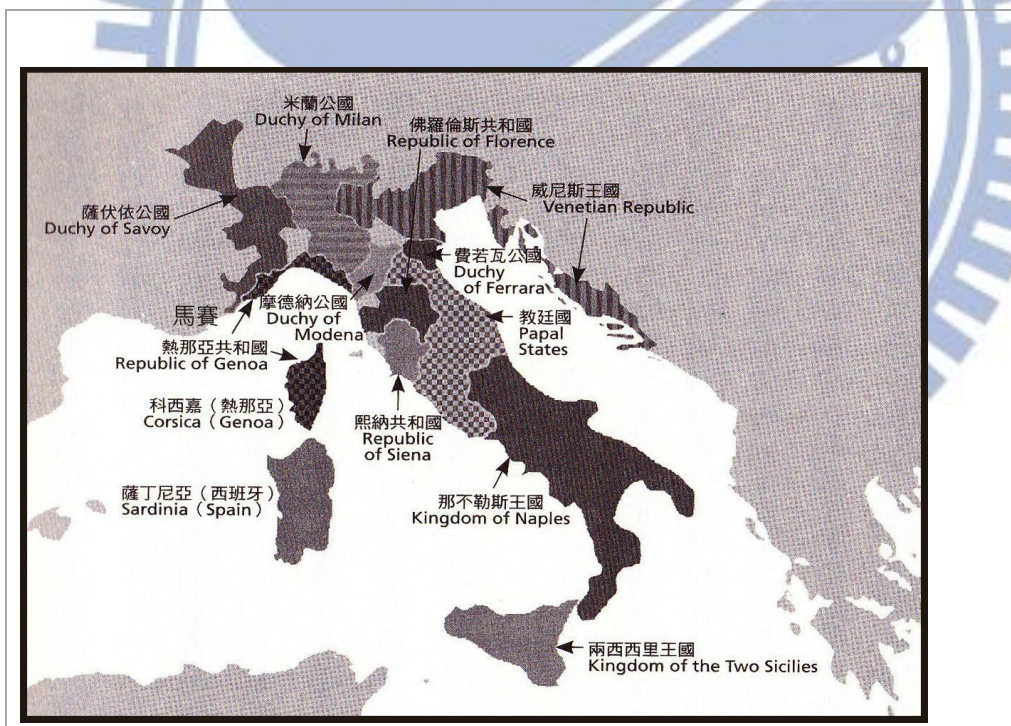


圖 6：文藝復興時期（西元第 15 世紀），羅馬城邦分布範圍（延鄰近馬賽）

資料來源：席玉蘋譯《歐洲極簡史》，P191。

從上述表格地圖所顯示出馬賽所經歷過之重要歷史事件、並隨歷史與政治的變化可以得知：馬賽的歷史紋理之中堆疊著層層文明留下的痕跡，而幾乎可以說是西

歐、地中海的重要城市之一，與中歐、南歐又極為鄰近的馬賽，其處於歐洲與地中海的中央特殊之地位已不言而喻，絕對是歐洲史地裡最值得被探討的一座城市。

2.2 馬賽的多元宗教地圖

翻開馬賽地圖，可以看見那些數不清的「建議觀光景點」，其中，各當然不乏各種宗教空間的地標（教堂、清真寺以及猶太會堂）。（如圖 7）



圖 7:馬賽市區的宗教空間座落圖。本圖清楚顯示了馬賽多元宗教混合而立的特性。
資料來源：台灣國家地理雜誌 2012 年 3 月號

對於馬賽來說，各間教堂、清真寺以及猶太會堂已經融入成為城市街頭風景的一部分，他們或隱或彰，但都不會讓你感覺到太強大的宗教的壓力，應該說是宗教空間彼此之間的和諧共存的氣氛，遠勝過各自獨特存在的熾烈傳教意味。

清真寺、猶太會堂以及教堂，這些分別屬於伊斯蘭教、猶太教以及天主教的三種

宗教空間，除了相安無礙地共存在在馬賽城上之外，也是各自以點、線、面的分佈方式，座落於在馬賽市區(如圖 8)。從座落分佈的狀況來看，也能夠解讀出每種宗教之於城市的現況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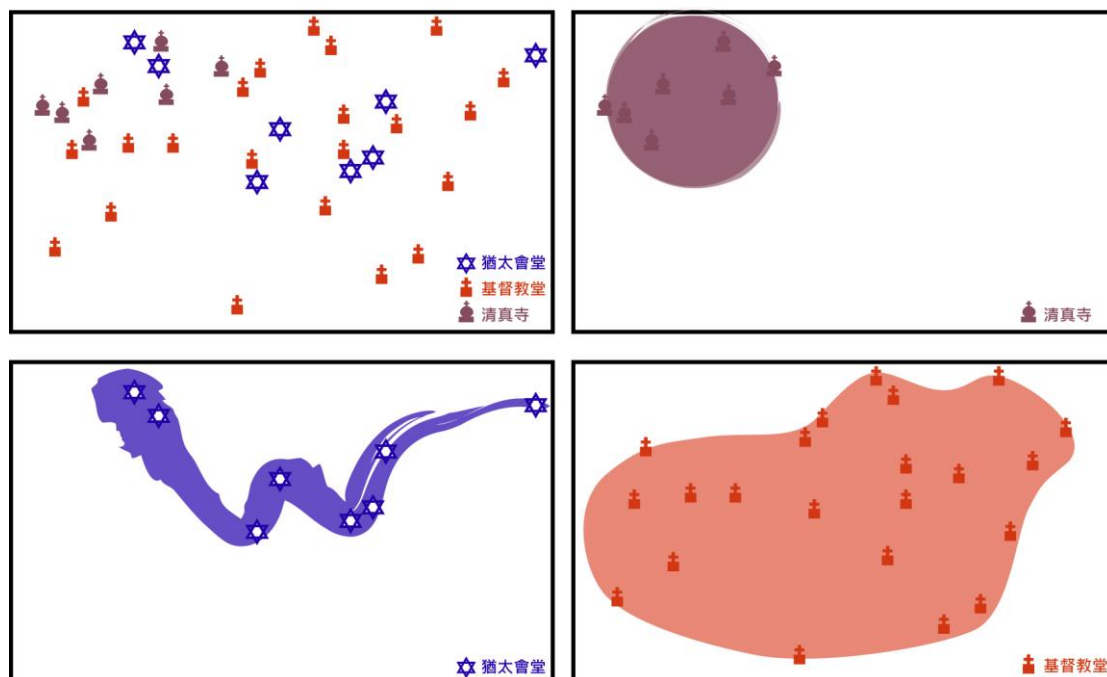


圖 8：馬賽市區的宗教空間區域範圍圖示，包含共存以及分別點狀、線狀、面狀示意圖 (簡化自圖 7)

清真寺的點狀發展

穆罕默德 (570~632) 在尚未創教的年輕時期、亦有接觸基督教與猶太教，是故對於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來說，他們並無排斥異教徒，但是在以伊斯蘭教為主的地域之中、異教徒需承擔較多一點的政治與經濟責任。異教聯姻是可以被伊斯蘭所接受的 (不過，古蘭經只鼓勵穆斯林男人娶異教徒女人、卻不准穆斯林女嫁給異教徒。類似像這樣的女權弱勢化，是一般穆斯林所被詬病的)。以圖二的分布圖看來，伊斯蘭教徒的集會空間既有聚集性、亦顯示出其正在向外拓展的趨勢。伊斯蘭教在馬賽處於擴展狀態，一方面符合著馬賽城的現況 (透露出伊斯蘭教徒積極佈道的進行式)，亦隱約說明著「馬賽是一個正在繼續成長與改變的城市」。

猶太會堂的線性發展

現在在馬賽的猶太人聚集居住於馬賽城的特定區域，俗稱猶太區。雖然如此，這是否代表著住在馬賽城裡的猶太教徒，與馬賽城裡的其他異教徒的關係是疏離的？答案是否定的。猶太人的慣性聚集，是自古以來便存在著的人種文化現象，和宗教的排異性質其實並無絕對相關，況且猶太人從商者常有之，他們與多元宗教信仰者的接觸與作生意乃是必然現象。猶太教徒時有與天主教徒、基督教徒聯姻的例子，這不只是發生在馬賽，而是發生在世界各地¹。很多猶太人，長期與異教人生活，甚至是聯姻，宗教與生活對於猶太人來說、本來就難以分開視之，他們在追求生存的歷史過程之中，早已學會了與異教徒和諧共存²。是故猶太會堂在馬賽的建立方式，不似清真寺那般以點狀為中心繼而向外擴散、而是呈線性的連續發展，這也是介入一個地區、並與之密切接觸的最有效益方式。

基督教堂的全面分佈

天主教的教堂數量頗多，面狀、均勻地散佈在馬賽市區裡頭，光是馬賽城裡就有著 121 座教堂，可以想見天主宗教在馬賽地區的佈道之歷史悠久性。馬賽地區的教堂，自古羅馬帝國建築樣式、哥德式教堂、文藝復興以至巴洛克建築形式者皆有之，這些不同年代建造出來的教堂說明著天主教長期在地方上的信仰經營、也著實豐富著馬賽城上的歷史文化地景。

¹關於猶太教徒與異教徒聯姻的案例，雖非大宗，卻時有所聞（猶太民族在教規上禁止成員與異教徒通婚，但實際上在猶太民族流浪世界各地的歷史之中、常常免不了有一些猶太人與異教徒結婚。）在一些電影裡頭亦常有類似的家庭背景設定（例如：在電影《芬妮與亞歷山大》、《阿蒙與橡樹》等等，都有類似的事件的描述）。

²1990 年一份報告指出，全球年約 52% 的猶太人與非猶太人結婚，其中僅只 25% 的猶太人與異教徒結婚者會按照猶太人生活方式養育子女。除此之外，還有不少猶太人失去父母的宗教信仰。（資料節自《上帝選民——猶太民族智力高成就大的研究》(The Chosen People: A Study of Jewish Intelligence and Achievement)）。

第三章 馬賽的宗教史地分析與現況

在宗教傳播的過程之中，「交通」與「地利」常是重要影響因素。早期即以海路以及陸路皆可及性佳的馬賽地區，自然是傳道者不會錯過的佈道美地。

二十一世紀的馬賽，業已成為地中海地區最大的遊客接待港之一，還有全世界最重要的海上旅遊社都會在此設點。馬賽港本身每年接待兩百萬人次以上的訪客。不僅如此，馬賽是普羅旺斯地區的中心，離藍色海岸僅有九十分鐘的車程。馬賽還有非常發達的公路和高速公路網，將馬賽與西班牙、義大利和北歐連接起來。由此看來，不論是古往今來，馬賽坐擁之地利與交通絕佳位置，都註定了這座城市必然承納著更多的到訪者、包含著越來越多的文化與資訊，當然，也包括了宗教多元性。

3.1 猶太教在馬賽

法國的猶太人口約莫為七十萬人，佔全國人口數量的百分之一。其中，半數的猶太人住在巴黎和其市郊，而其他的大猶太社群分佈在馬賽(Marseilles) (約十萬人)、里昂(Lyons)以及其他城。全部約有二百三十個猶太群體在法國。法國猶太人多屬正統猶太教，其中約 40%的法國猶太人沒有參與宗教活動；約 25%的猶太人遵守猶太教的條例。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法國有三十萬猶太人。1940 年德國人侵略法國，當時的法國政府與德軍同夥，是故約有七萬名法國猶太人在大屠殺中消失。1945 至 48 年間，約有八萬名猶太人從歐洲中部和東部遷往法國。1955 年，約有一萬埃及猶太移民安頓在法國。1956 至 63 年間，大量移民從北非的馬格里布(Magherb)抵達法國，而當然，他們都是從馬賽登陸¹。

雖然在法國的猶太人，已幾度習於與本地人的同化，但二十世紀末時猶太教明顯地復興(也就是不願再密集與當地人共存融合、反而是回歸正統猶太教徒的生活，甚至是意欲歸返以色列)，此舉也多少引起了一些法國人的反猶太情結。二十一世紀初始，法國不時發生炸彈爆炸及惡意破壞的反猶主義事件，在定期出版的報紙和雜誌上，常有推動反猶主義的言論²。於是法國的猶太人又再度低調化。猶太人在面對自我人種認同以及落地生根的在地融合的拔河之間，數十個世紀以來，總是能屈能伸，也一直都在找尋平衡點。

¹ 資訊整理自以色列福音差會, <http://cwichinese.org/Cwi/field1.htm>

² 2001 年之後，反猶太的新聞時有, <http://www.epochtimes.com/b5/2/4/2/n180735.htm>

3.2 基督教在馬賽

馬賽一共有七十萬人信仰基督³，約莫占了馬賽人口四五成的比例。

基督教在羅馬帝國時期，第四世紀將基督教定為國教開始，即由羅馬向整個歐洲開始傳教（請參考第一章）。與羅馬鄰近的馬賽，就是很早接受基督宗教的城（其中在馬賽城駐有亞美尼亞使徒教會，亞美尼亞使徒教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徒社區之一）。馬賽城擁有各種年代所建造出的教堂，包括羅馬式教堂、哥德教堂、文藝復興式教堂以及東正教「蒜頭帽子」型的教堂，可謂是見證了基督教在歐洲傳播的歷史，欲想要一窺歐洲基督宗教脈絡與紋理，那麼、走一趟馬賽，便得以一口氣看見。

3.3 伊斯蘭教在馬賽

伊斯蘭教於第七世紀開始便由黑海及地中海地區向歐洲傳教。目前，法國的穆斯林人口達五百萬人以上、是歐洲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國家（伊斯蘭教現在已經是法國的第二大宗教）。

三十年前開始，北非穆斯林勞工潮，渡海來馬賽工業區找工作，陸續定居。而現今的馬賽市區裡，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穆斯林（包括馬賽地區，穆斯林人口約莫三十萬人），穆斯林和基督徒比起來，他們做禮拜的次數以及積極程度都非常強烈。生活在馬賽的穆斯林，元有獨自的居民區和市場，他們分別在六十多所街道清真寺中禮拜、聚會和教育子女。但最近局勢漸漸改變，法國政府愈漸減少對穆斯林的歧視和壓力。2006年，政府同意伊斯蘭享有所有宗教平等發展權利。



圖 9：當街行拜禮的穆斯林

資料來源：<http://www.islamhk.com/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15252>

³ 羅馬天主教人口（60 萬）加上新教人口（2 萬）以及亞美尼亞使徒（8 萬）

根據法國 1905 年通過的世俗法，政府不向任何宗教場所提供資助，穆斯林只能透過民間捐款建造清真寺。但在巴黎和馬賽，穆斯林會在星期五中午、在擁擠不堪的小清真寺外當街鋪上墊子做禮拜，這一奇觀雖然吸引了不少觀光的旅客，但一方面也造成了交通堵塞與居民的不方便。是故為了解決穆斯林在戶外當街做起拜禮儀式，馬賽市政廳根據中央政府指示，議會決議許可在歷史古城馬賽市中心建造一座宏偉的清真寺。

法國並非沒有反伊斯蘭教的聲浪。事實上，已法國為首的歐洲國家、現正處於接受伊斯蘭教為法國第二大宗教的陣痛期之中。2009 年，馬賽政府正式通過在馬賽北部聖路易區的大清真寺建造計畫（成本 2800 萬美元、可容七千個穆斯林），期間一度受阻，然 2012 年的最新消息指出，馬賽政府最終仍然同意通過大清真寺的建造完成計畫。此新聞足以證明馬賽這座城市在重視以多元宗教的態度、並真正有付諸行動，是一「馬賽城包容多元宗教」的具體例證⁴。



圖 10：馬賽大清真寺模型

資料來源：<http://www.2muslim.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8247>

⁴另外，巴黎政府甚至打破『政府不提供資助建蓋宗教場所』的法條（或說規避），撥款 2200 萬歐元，在穆斯林集中的地段建造兩處伊斯蘭文化中心，吸引穆斯林到那裡去禮拜。此些舉動可以解讀為法國妥協於宗教的興起、採取了順應與控制秩序的雙贏措施。

第四章 代表馬賽的十大宗教空間

由前述兩節可以清楚看見座落分布在整個馬賽城的三大宗教，彼此之間、以自成一格且互不打擾的方式，交錯但各自存在著，相安無礙。以歷史脈絡來看，每個宗教公共空間的形成與建立，都可以看做是當時當地宗教氛圍的情境還原，是故將各個宗教空間以時間軸排列、交叉以歷史事件對照而看，並選出最具代表性的幾座建築（教堂、猶太會館或是清真寺）來作對應，將能夠更清楚地挖刻出馬賽城上所曾歷受過的、並現今仍能持續運行的三大宗教（猶太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共存於同一個城市的原因。

4.1 馬賽的宗教空間與歷史關係

馬賽幾乎可以說是法國歷史最悠久的城市，其歷史時間軸幾乎可以包括整個法國歷史（當然也包括著宗教史）。

馬賽現今共存在有 121 座教堂、62 間清真寺，以及 39 間猶太教堂，這麼多的宗教空間，若要全數都作實地參訪與研究，實並不容易。是故本研究報告，在延續上一章節、隨之列出包含有法國歷史大事件的時間表、亦同時表列出馬賽諸多重點宗教空間的建成年代，兩表互相對照與呼應、就能夠篩選出在馬賽最具代表性的其中幾間宗教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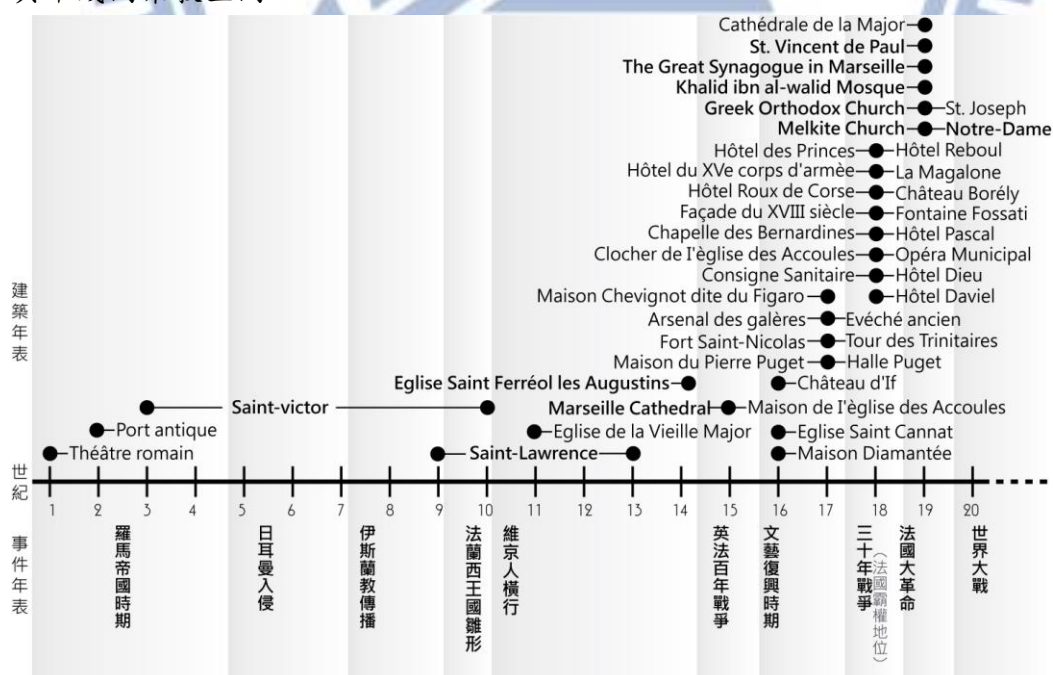


圖 11：馬賽建築年代、歷史事件年代表

馬賽知名的建築不少，初步列表（請見附錄四）之後，先交佐以歷史輕重程度酌以評估刪減掉幾個建築、留下幾個較為經典的宗教空間，繼之，再向本論文並在研究期間、透過與馬賽當地宗教空間研究學者的諮詢，最後歸納出來十間在馬賽最受重視的宗教空間，以為主要的參訪計畫點，作實地田野調查。

4.2 馬賽的十大宗教空間

在與專家共同分析評估暨篩選出十間在馬賽最具代表的宗教空間之後，鎖定的十間宗教空間，如以下列出其梗概。

表 1：馬賽的十大宗教空間列表

1	The Church of St. Victor（聖維多天主教教會）
2	The Church of St. Lawrence（聖勞倫斯天主教教堂）
3	St. Ferrol（聖費羅爾天主教教堂）
4	Marseille Cathedral（馬賽天主教大教堂）
5	St. Vincent de Paul（聖文森特保羅天主教教堂）
6	Notre-Dame（巴黎天主教聖母院）
7	The Great Synagogue in Marseille（馬賽大猶太教堂）
8	Khalid ibn al-Walid（馬賽哈立德·本·瓦利德清真寺）
9	Greek Orthodox Church（希臘東正教教堂）
10	Melkite Church（敘利亞天主教教會聖尼古拉教堂）

1.The Church of St. Victor （聖維多天主教教堂）



圖 12 The Church of St. Victor （聖維多天主教教堂）

羅馬帝國時的馬賽，福音信仰已經滲透到各個層次的人口，不僅是奴隸和窮人，連法官和政要也都有其信徒。

在第四世紀時，信徒遭受到帝國的迫害，聖維多教堂的名字是就是因此而來：為了紀念一位不懼怕信仰上帝的聖人維多。第五世紀時，聖約翰卡西安修道者，因此在馬賽建立此一修道處（也就是現在的聖維多天主教教堂）。

原本只是一座修道院，如今現在教堂的樣貌已不再是當年的小教堂，教堂原來的後殿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 13 世紀增建的、但仍舊是以羅馬式教堂風格，呈現原始於第五世紀風貌的此地建築空間意象。

2. The Church of St. Lawrence (聖勞倫斯天主教教堂)



圖 13 The Church of St. Lawrence (聖勞倫斯天主教教堂)

在第九世紀就存在的聖勞倫斯天主教教堂，是羅馬式教堂建築。除了後殿、廣場和圓頂，其天窗採納了重要的天光，更以堡壘般的厚強與厚扶壁呈現出此聖勞倫斯教堂的特色。

十八世紀末，教堂被關閉，只作為戰爭物資的倉庫使用，直到十九世紀初方重新開放，鐘塔的部份則是在 1828 年恢復。1943 年德國佔領期間，地區和教堂又再受到破壞，是故目前仍正在修復當中。但周遭完好之空間，則是會配合當地傳統活動而作週末開放服務。

3. St. Ferrol (聖費羅爾天主教教堂)



圖 14: St. Ferrol (聖費羅爾天主教教堂)

聖費羅爾天主教教堂建於十四世紀，歷經數百年的各種考驗，也做過倉儲、也被拆遷，期間還得面臨不斷重建的命運。目前，只有中殿和側教堂的主牆壁似是符合原始建設的樣貌。原本從 16 世紀開始一直都開放的窗戶，因應修復需求，已逐漸被關閉、填為實際用途之結構。禮拜堂與剪力牆之間形成了一個通道，是目前外觀所得以見到的最古老遺跡。

1875 年綜合修理了街頭門面，舊修道院重新開幕，但二十世紀之後便不再實施慶祝天主教的慶典，教堂僅作為避難所、致力於日常社區的慶祝活動，與祈禱，其地位類似社區的精神指導。二十一世紀初，教堂允許民眾進入，崇拜聖人圖示或閱讀聖經，並增建了祈禱室。

新修建的塔，是模仿舊港口地景面貌的一部分，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八角塔，雖是仿古重建，但是以保持著原本灰泥拱形與裝飾的施工方式完成。

4.Marseille Cathedral (馬賽天主教大教堂)



圖 15: Marseille Cathedral (馬賽天主教大教堂)

第五世紀以來，原址陸續有一些天主教性質建物建立在這個位置（1850年，因為新教堂建設的需要，挖掘發現了在五世紀的早期基督教的洗禮儀式遺跡），直至第十五世紀，在此建立了法國最大的教堂之一的馬賽大教堂，其尺寸可媲美聖彼得教堂，按照時間推算，此教堂足以顯示出了法國第二大城市和最大的港口和東大門重要性，也是馬賽最古老的天主教信仰場所之一。但在 19 世紀遭受破壞，幾乎被毀，而重新建立的大教堂，則被稱為新大教堂。

新大教堂的基礎始於西方的羅馬式教堂的底下遺跡，蓋的是文藝復興式的地上教堂建築。紅色是為了呼應 1840 年代的歷史；碑綠色是重建前老大教堂意象留存；粉紅色的建築部分，是早期基督教洗禮的教堂的位置；綠色則是延著海邊的老路線，其原始用途，是舊教堂的墓地。

5. St. Vincent de Paul （聖文森特保羅天主教教堂）



圖 16: St. Vincent de Paul （聖文森特保羅天主教教堂）

此為在馬賽地區、信徒很為興旺的改革教會之主要基地，聖文森特保羅教堂所對應著的，是奧古斯丁改革僧所安葬的土地舊址。聖文森特保羅天主教教堂建於1850年，哥德式復興風格，是除了馬賽天主教大教堂之外、馬賽最新的大教堂。目前，室內裝飾仍未全部完成，教會現在每天都還是在不斷進行各種裝修工程。

6. Notre-Dame (巴黎天主教聖母院)



圖 17: Notre-Dame (巴黎天主教聖母院)

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期，天主教被禁止在法國傳教。國家沒收了所有的宗教建築，大部分的教堂在此期間皆受到毀壞。1851 年，聖母院洛杉磯辦事處雖無多大希望地提出了在馬賽的這個基地、申請重蓋教堂。結果，其他地方的積極響應，促成了拆除教堂許可和重建，蓋成了現今這一座新的避難所亦是堡壘的新大教堂。計畫案原本要在新哥德式教堂和羅馬式復興風格的教堂之間要做出選擇，最後，巴黎天主教聖母院最終採以羅馬拜占庭形式建築，1853 動工。1870 年，鐘樓上面也裝上了一個 24L 鍍金、11.20 米高，重量 9796 千克的黃金雕像。1872 年全數完成室內裝修，1884 年，臨時祭壇被大火燒毀，現在的壇是重新建立而成的。

1914 年，教堂舉辦重大慶典，慶祝聖母院團體建此聖母大殿的 50 週年。但這時間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重疊。作為一避難所，戰後，之前建造的堡壘，被證明是無用的，因此沒有再花錢修復之。如今它是馬賽城的地標。

7. The Great Synagogue in Marseille (馬賽大猶太教堂)



圖 18: The Great Synagogue in Marseille (馬賽大猶太教堂)

早在第十世紀以來，馬賽即有猶太人在此定居。早期的猶太人定居在馬賽城的下部，靠近港口。雖然在幾個世紀以來，馬賽的猶太人的地位幾度跌宕，然在 21 世紀的現在，猶太人在馬賽已經是如在地居民一樣、融入在馬賽生活裡面。而現在在馬賽的猶太人，居住在猶太區裡面叫做 Carreria Jusatarie 或 CarreriaJudæorum 名稱的街道。

猶太長老會於 1855 年共議決定興蓋馬賽猶太教堂。教堂有專為婦女保留的席位、巨大的外牆兩側並有兩個展館，讓信仰、教學和管理的職能在此建築之中得以分開且共存。建築風格參考自復興羅馬風格立面，融合東、西特色建築而成。

8. Khalid ibn al-Walid (馬賽哈立德·本·瓦利德清真寺)



圖 19: Khalid ibn al-Walid (馬賽哈立德·本·瓦利德清真寺)

目前位於馬賽的清真寺，幾乎都是現代建築。

穆斯林在馬賽的發展速度，遠遠大於清真寺的建立速度，大部分的清真寺，是租用馬賽城內既有的建築空間，或者是閒置空間例如車庫或舊廠房等等。

這一座馬賽哈立德·本·瓦利德清真寺，是馬賽市區現有最大、也最正式的清真寺。建於 20 世紀的現代建築，顯示出伊斯蘭教在此城市的年輕地位。

9. Greek Orthodox Church (希臘東正教教堂)



圖 20: Greek Orthodox Church (希臘東正教教堂)

馬賽在 1820 年的復活節，成立了一個宗教組織，希臘東正教會，此教會組織同時並於 1845 年開始建造這座教堂。

當時的馬賽，居民所過的是倚賴紡織和糧食貿易的經濟生活，而本希臘東正教教堂，既是保存至今的建築遺產，亦展示了當時馬賽城獨特的人文宗教況味，是含有來自俄羅斯的希臘東正教建築形式的一大代表性教堂，建築物本身反映了十九世紀的馬賽進入工業革命的建築形式，教堂本身並亦透露出當時社區經濟的狀態，是過去歷史的一面鏡子。

10. Melkite Church (敘利亞天主教教會聖尼古拉教堂)



圖 21: Melkite Church (敘利亞天主教教會聖尼古拉教堂)

聖徒尼古拉教會是法國與希臘的天主教教會、在世界上最古老的教會之一。1821年，因應在馬賽的希臘難民從埃及和敘利亞的天主教徒難民的要求，聖尼古拉教堂始建。網羅了歐洲東西人口，以及那些通往西方的東方人，馬賽一直是一個大熔爐，文化和宗教的兩個世界之間的橋樑，造就了聖尼古拉教堂外在極為不同的宗教場所建築和歷史裝飾，聖尼古拉教堂在它的建築和裝修中，在在顯露出東方和西方之間有區別但和諧共存的特色，是地中海東部馬賽最宏偉的遺跡之一。

多年來，聖尼古拉教堂一直是唯一在馬賽東部的天主教教堂。畢竟建

造此教堂，是為了所有東部需要作成年禮的天主教徒都能來此進行儀式。這個教區忠實地維持著拉丁禮儀慶典辦事處的存在，保持直到二十一世紀。這種雙向的形式主義，非常受許多法國教友和東方信徒的歡迎。

表 2: 十大宗教空間對照表 (圖示意義: ◎表點數; ○表空白。總分十點)

	宗教空間	建設時間	多元整合度
01.	The Church of St. Victor	第 4 世紀	◎◎◎◎◎◎◎◎◎◎
02.	The Church of St. Lawrence	第 9 世紀	◎◎◎◎◎◎◎◎◎◎
03.	The Church of St. Ferrol	第 14 世紀	◎◎◎◎◎◎◎◎◎◎
04.	The Cathedral of Marseille	第 15 世紀	◎◎◎◎◎◎◎◎◎◎
05.	The Church of St. Vincent de Paul	第 19 世紀	◎◎◎◎◎◎◎◎◎◎
06.	Notre-Dame de la Garde	第 19 世紀	◎◎◎◎◎◎◎◎◎◎
07.	Jewish. The Great Synagogue in Marseille	第 19 世紀	◎◎◎◎◎◎◎◎◎◎
08.	Mosque (Khalid ibn al-Walid)	第 ? 世紀	◎◎◎◎◎◎◎◎◎◎
09.	Greek Orthodox_Greek Orthodox Church	第 19 世紀	◎◎◎◎◎◎◎◎◎◎
10.	Melkite Church	第 19 世紀	◎◎◎◎◎◎◎◎◎◎

第五章 三大宗教空間的分析

5.1 三大宗教空間的本質

5.1.1 猶太教空間的本質

猶太教是自中東敘利亞起源的一神教，歷史業已四千年。猶太教的本質源於民族血脈，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這樣的信念，讓猶太人與猶太教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猶太教的首座聖殿為以色列的第二個國王，大衛所建，第三個國王所羅門完工（第一個國王為掃羅）。聖殿位於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因此成為世世代代的猶太人的宗教信仰中心與原鄉¹。

耶路撒冷的聖殿之內設有法櫃，為施行儀式用。隨著演進，猶太教發展出越益高雅的宗教儀式、因其越發高雅，聖殿的空間意義也越益神聖。西元七十年，聖殿被摧毀之後，其建築殘餘部分僅剩一牆，即是現今所說的『西牆』Western Wall（或說「哭牆」Wailing Wall）。聖殿被摧毀之後，猶太教的信仰空間隨著猶太人的分離與散佈，逐漸發展而為會堂形式，即現今所稱之『猶太會堂』(Synagogue)。

猶太教徒必須遵行猶太人的「生命週期儀式」、並奉行猶太飲食規定。十二、十三歲的猶太人必須到猶太會堂朗誦經文，這是義務。然對猶太教徒最重要的，是每個禮拜都必須上猶太會堂的安息日（星期五傍晚～星期六傍晚這一段時間就是安息日），星期五晚上，猶太人家庭會共聚、舉行神聖的餐會，到了星期六的清晨，前程的猶太教徒會前往猶太會堂作禮拜。

以當今用實際的角度觀之，猶太人週五傍晚的神聖餐會是家庭性的，其家庭性質恐怕是大於宗教性質的，所以即便不是非常虔誠的猶太教徒，週六清晨不去猶太會堂、週五晚間仍會與家人一起用餐，其為歷史文化力道使然，或已非關宗教；另一方面來說，耶路撒冷對於猶太人的意義，其實也已經超越了宗教本身，耶路撒冷比較像是猶太文化進入文明階段之後的首個故鄉、里程碑，是猶太人意欲追本溯源時的一個精神首都。

畢竟，猶太文化與猶太教歷史一向被綁在一起，很難不一起對照詳其脈絡。僅以

¹ 猶太會堂最早出現於西元前六世紀，在耶路撒冷的聖殿於西元七十年再度被毀之後，猶太會堂的建造就不依循耶路撒冷的聖殿形式，採的是羅馬官廳長方形空間，一方面是會堂不比聖殿地位、一方面也的確是因為這是較經濟實用的建築體。

猶太宗教來看，其宗教空間地點在於家庭內部、猶太會堂，以及耶路撒冷，這三處對於猶太教意而言，都有重大意義。不過，若將猶太家庭緊密關係這一層也一併參照，那麼對於猶太人來說，比較有意義的空間，反而是在於家庭自聚以及精神原鄉（耶路撒冷）了，猶太人對於猶太會堂本身並無太多情感層面的寄託，猶太會堂比較像是為了要延續與監督猶太宗教相關儀式的進行、以確保猶太教精神能得受傳承的官方介質空間。另一方面，數百年來不斷遷徙與流亡的猶太民族，想當然爾亦不願花太多心思去經營建造猶太會堂，因為那是搬家時搬不走的、不划算的一種投資。

5.1.2 基督教空間的本質

基督教創始於西元第一世紀，是由猶太教分離而出的甚至可以說是從猶太教去民族意識轉化生成的新宗教。雖然源自於猶太教，然而在基督教新創之際、猶太教便與之對立，因為耶穌對於猶太律法喜歡做自由且激烈的詮釋。西元 312 年，君士坦丁大帝將基督奉為羅馬帝國國教，從此基督徒對於猶太教徒懷有敵意，猶太教徒開始受到壓迫。這樣子的對立狀況，一直到七世紀、伊斯蘭教的加入爭取信徒，才稍稍緩和狀況，轉而成為三方共存。

基督教至今仍然是歐洲的最大宗教。歐洲到處可見的精美宏偉教堂，是身處歐洲的人無法漠視的昭然存在。然而早期，耶穌的傳教與佈道是在信徒家中、空地，甚或是去猶太會堂（耶穌也可以被看做是猶太教徒，他只是更廣義且「去民族性」地去解釋律法）。不同於執著於家庭的聚會，去除了血緣關係的牽繫，基督徒可以在任何空間、甚至是在曠地之上做聚會，聚會的活動內容不限於讀經講道，更有唱詩、頌歌與禱告。並為了紀念「最後的晚餐」，聚會中的信徒會分享食物（早期的基督徒甚至共享財產），這就是教會的雛形。而隨著基督教的越漸強大、且被奉為羅馬帝國國教之後，在君主的支持之下便開始有了教堂的建造。尤其是在當代，教堂對於信徒的意義已經全然不同於猶太會堂：教堂容納了基督徒所有包辦了信徒在日常與禮拜的信仰活動，包括了聚餐和禮拜儀式；猶太教徒的任何儀式、活動、甚至是禮拜，都是在家裡自己或與家人一起做、就形同完成了一半。

基督教堂既然包辦了猶太會堂所不能提供的日常生活信仰的一切，又在西元之初、獲得帝王的支持，於是整個歐洲便不分民族地、迅速地廣納了大量信徒。有了信徒、便不能沒有教堂（因為基督教並不像猶太人一樣有家庭的自發性維持力量、需靠教堂助力），於是社區型與都市型的各種教堂，一時如雨後春筍般林立。

基督教於是成為歐洲文明發展的重要輔助角色。第四世紀到十二世紀，教堂不是社區型小教堂、便是雄偉厚實的羅馬式教堂建築；十二世紀以後，動輒需蓋數百

年的哥德式教堂，豐厚了中古世紀時期的歐洲文化，是現在重要的歷史地景；至於第十五世紀之後的文藝復興時期返樸回歸到建造希臘羅馬神殿式的教堂建築、與哥德式教堂相比之下，樸素許多；然休息了一個世紀、第十六世紀開始，進入宗教改革期，頓時各種教派百花爭鳴，對於教堂建築形式的意見也各有不同，舉凡更新潮的巴洛克教堂建築、以及東正教的蒜頭屋頂教堂建築，也在這時期坐落於大歐洲地區。

教堂的功能多元，日常時期提供給民眾做禮拜的空間、特殊時節也扮演著重要的公共空間角色，戰亂時期更是重要的庇護所，教堂承攬起了普羅大眾的人生各項業務事件，是歐洲三大宗教空間之中，最歷史悠久、也最不可或缺的宗教空間。

5.1.3 伊斯蘭教空間的本質

西元七世紀，阿拉伯人穆罕默德遭遇神顯、成為先知，創辦了伊斯蘭教。對於伊斯蘭教而言，他們認同舊約聖經的前面五章、以及新約聖經的四福音書，可以說伊斯蘭教是延伸自猶太教以及基督教，但是他們堅信穆罕默德是最後的先知。伊斯蘭教的信徒被稱為『穆斯林』，他們的上帝「阿拉」與猶太教以及基督教的上帝是同一個，但他們只認同「耶穌」是先知、而非上帝之子。

穆斯林的人生以遵從古蘭經為主，即便是國家律法都在古蘭經之下。穆罕默德在創教之後，積極佈道，透過原有優渥的經濟力再集結了信徒們強大的武力，將伊斯蘭布局在整個阿拉伯地區，穆罕默德在生前的影響力遠遠超過耶穌。死後，信徒再接再厲、繼續南征，相繼征服了波斯帝國、大半東羅馬帝國、中東以及北非，還有西班牙。直到遇到法國才陸續碰壁。但是整個八世紀至第十八世紀，儘管歐洲人不能認同、卻無法忽視伊斯蘭教的勢力儼然主導了歐亞文明。十九世紀之後，西方人開始願意用開放的心態來解讀伊斯蘭教，然受到資本主義以及工業革命和西方啟蒙運動等等強大的潮流波及，伊斯蘭教逐漸喪失了其在世界舞台的主導權。

伊斯蘭教的清真寺，最早雛形是源自於參考穆罕默德的自宅，因為早期他在自家傳教佈道。是故後世發展出來的清真寺，常常不只將清真寺考量作為禮拜用途，而是會含括其他功能，例如教育、供糧、管理甚或休憩。至於清真寺重要的宣禮塔，概是發源於敘利亞的隱士修道用的方塔。

阿拉伯遊牧與經商的文化本質，讓古蘭經在規範穆斯林信徒行拜禮時，有一個「可以在方便的地方、就地行拜禮」的觀念，充分顯示了居無定所的特性（但是對於聖者的陵墓，倒是不吝蓋得莊嚴壯麗、以供後世人能前往供拜聖者）。這樣的宗教信仰，當然也就不太會像歐洲人在蓋教堂一樣，到處可見傾注了地方財力也要蓋

出的豪華教堂。但是為了要宣示教威，也的確是有不少的壯觀清真寺問世。參考了歐亞教堂的各種形式、並要因應各種特殊需求（例如教學或接待），各處的清真寺建築形式有著各樣多元呈現，但大抵共通的圓頂以及宣禮塔是不變的。

麥加是伊斯蘭教徒（穆斯林）心中最絕對的勝地。

清真寺在穆斯林心中，並不如教堂在基督徒心中的實用性與神聖性並存。可以的話，穆斯林當然是要上清真寺做禮拜，但不行的話，穆斯林可以就地做起禮拜，不需仰賴宗教空間甚至是神職人員、可逕自完成他們的「禮拜」。穆斯林每日必須「禮拜」五次，但如果趕不及去清真寺，可以「按時隨地」做禮拜，至於每週五的禮拜，女人也不一定要上清真寺做禮拜。無論如何，只要時間到了、面朝麥加行拜禮，那麼穆斯林就算是虔誠的教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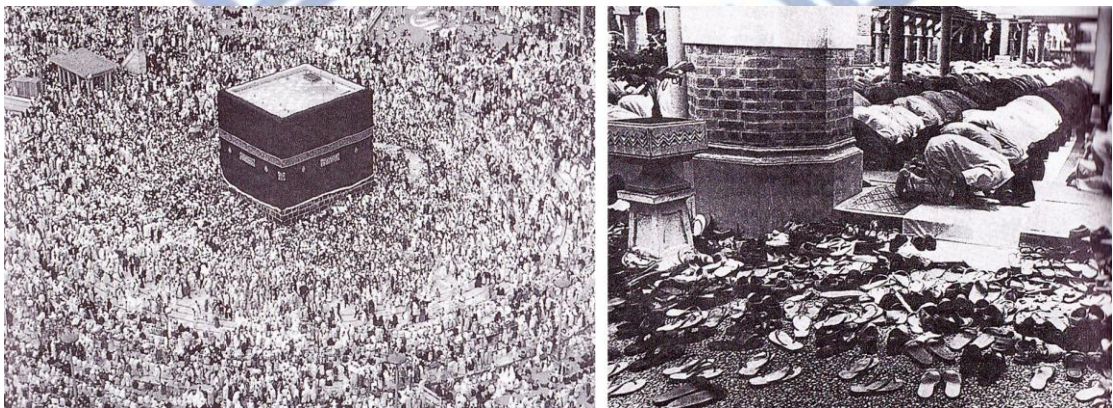


圖 22：左：年度麥加朝聖盛況 右：穆斯林行拜禮情景

資料來源： 陳主顯（2002）。《歐洲宗教剪影》，P212，p253。

教義如此，於是穆斯林當然不會太過拘泥與重視清真寺的存在與否、華麗與否。也是因為這樣，在現今全世界穆斯林人口已超過十三億人（是僅次於基督教的世界第二大宗教）的伊斯蘭教，其清真寺在數量上和質量上卻完全無法與基督教堂相提並論，因為這並不是穆斯林所重視的。對於穆斯林來說，更重要的宗教空間，可能是來自於穆斯林自己的心靈，與自身所處、所行拜禮的那個空間，只要面朝勝地麥加，那麼他們就是身在自己的清真寺空間裡面了。

5.2 馬賽三大宗教空間的現況研究

5.2.1 馬賽的猶太教空間



圖 23：猶太會堂在歐洲的歷史業已兩千五百年，其形式從羅馬會堂演化而來（圖為馬賽大猶太教堂）。

猶太會堂早在西元前六世紀就開始存在，根據猶太教律法，成年的猶太教男人，每天必須十人以上聚集在一起、祈禱三次，早期的猶太會堂就是為此目的設立。

猶太人早在西元第一世紀時便進駐馬賽。在二世戰之前，馬賽的猶太人口約四萬，其後遭遇屠殺則變更少（不到一萬）；在二世戰之後，則有較大量的猶太人口遷徙定居在馬賽。馬賽的現存的猶太會堂一共約莫 40 間。猶太人在馬賽的人口比例上，僅約佔百分之五的人數，然而猶太人的顯眼外型裝扮、以及他們普遍卓越的成就，往往讓人無法忽視。雖然猶太人很早就進駐馬賽，但是隨著猶太人的地位在歐洲的起伏不定、長期以來也間接地影響了馬賽沒有擁有歷史悠久的猶太會堂一事（中世紀的一些馬賽著名的猶太會堂都已遭受毀壞）。

許多猶太人並不上猶太會堂，但這並不表示他們不是猶太教徒。事實上，有很多猶太教徒是與家人在固定的空間（例如家裡的客廳或祈禱空間）做祈禱以及做禮拜，更繁忙或居無定所的猶太教徒，則會找個適當的空間、自己做祈禱。與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不同的是，在無法上會堂或是清真寺做禮拜之時，猶太教徒會選擇較私密的空間祈禱，但穆斯林容易就地在公共空間上直接行拜禮。平日，馬賽的猶太教徒約僅有百分之一的人會上猶太會堂，但遇到婚禮以及成年禮則是必然會去，幸好這些非特定的日子也足以提供所有馬賽區的猶太人使用這些猶太會堂了。

至於耶路撒冷則是猶太人的精神原鄉，數千年來的猶太人歷史，不論怎麼講述，最終都會被提及這個曾經建有猶太教徒的第一個聖殿之處，非常虔誠的猶太教徒總不免會發願、施擬一個 一輩子至少要去耶路撒冷朝聖一趟的計畫。



圖 24：猶太會堂的裝飾內容不外乎六芒星與花窗（圖為馬賽大猶太會堂內部）32
資料來源：<http://www.pss-archi.eu/>

一般來說，猶太會堂都不會太華麗。沒有像基督教教堂擁有那麼多可作為崇拜的信物（十字架、教堂鐘）或象徵（公雞、餅與魚），猶太教的符號頂多只有大衛星（或稱六芒星）、書（象徵猶太法典），可以用以妝點會堂的方式顯得單薄。然而這也就是猶太會堂與基督教堂之間在形式上最大的差別。一般各地的猶太會堂仍會受到地域風格的影響，畢竟猶太人是個太習慣入境隨俗的民族，但大體而言，猶太會堂都是走乾淨俐落的建築形式，只要注意到猶太會堂內部，祈禱時要讓信徒面朝耶路撒冷即可，而建築如果可以的話，也會將門面設計成朝向耶路撒冷，可以見得耶路撒冷在猶太教信徒心中的地位，是超越猶太會堂本身的（伊斯蘭教對於勝地麥加的尊崇也遠遠勝過自家城市的清真寺）。

當然也有華麗的猶太會堂存在於世上，但是馬賽並無那一類的會堂。

5.2.2 馬賽的基督教空間

歷史悠久的馬賽城，存納了各個年代的教堂建築。教徒則為天主教徒、東歐流行的東正教教徒以及敘利亞天主教教徒所組成（連教派在馬賽也顯得非常多元），人口共約七十萬。馬賽最盛行基督教的年代是在三世紀至十八世紀，從羅馬帝國國教演變而為法國的主要宗教，幾乎可以說是不停歇地在蓋教堂的城市（除了法國大革命時期，信仰行為一度被禁止之外）。相較於眾多教派，天主教徒的禮拜、禮儀與彌撒儀式較為保守、繁複並且嚴格，然而和隔壁的義大利各個城市比較起來，馬賽的教徒則顯得比較活潑與隨性，且包容各教派的思想也視為平常。

承襲了猶太教對於耶路撒冷的感情，並且因為耶穌一輩子在此傳教、殉道、復活升天，所以基督徒也視耶路撒冷為聖城。第四世紀以後，虔誠的基督徒在做朝聖之旅時，耶路撒冷都是第一站，至今仍是如此。



圖 25：新舊、多元樣式的教堂，共存就是馬賽天主教堂的特色（圖為馬賽大教堂）
資料來源：參考文獻 10

乍看馬賽城上的基督教宗教空間，其多元性或難讓人理出頭緒，但那也不過都是可以被時間軸篩出紋理的歷史地景。

馬賽擁有自君士坦丁大帝將基督教定為國教之後、透過國力建蓋的羅馬式大教堂，牆厚而窗小，氣派非常，其彰顯君王權柄的力道簡直如同城堡之王的氣勢（聖勞倫斯教堂）；馬賽也有歌德式的高聳教堂，為了要爭取更接近上帝的天空高度，歐洲各城莫不竭盡所能地蓋出教堂的高度（聖文森特保羅教堂）；文藝復興時期，就在義大利旁邊的馬賽，習染復興風格自是容易（馬賽天主教大教堂）；至於各路人馬聚集在馬賽、信仰同樣一位上帝，其東西人口複雜之程度頗高、當然也就會建造出中東風格甚至融合西式教堂建築的特殊教堂建築出來了(Melkite Chu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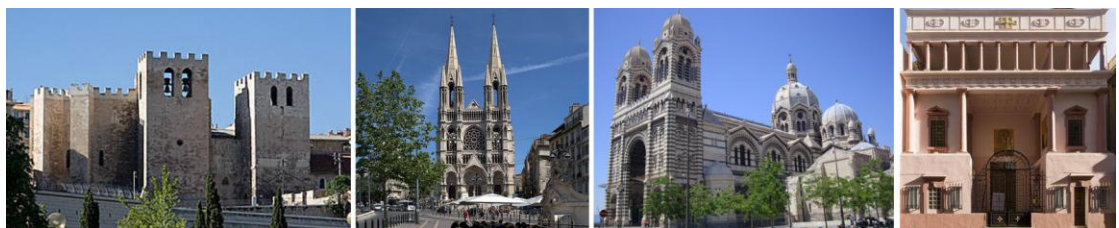


圖 26：馬賽有羅馬式、歌德式、文藝復興式的教堂以及東西風格合併難分的教堂

5.2.3 馬賽的伊斯蘭教空間



圖圖 27：清真寺的建築形式沒有特定規範，與現代建築構造同者常有之（圖為馬賽哈立德清真寺）。

馬賽現有 70 間清真寺可作為穆斯林做禮拜以及聚會之處，大部分在馬賽的清真寺空間為現代建築樣式，並無太過特殊或者華麗的建築設計外型。本研究報告在馬賽田野調查的清真寺，是 Khalid ibn al-Walid（馬賽哈立德·本·瓦利德清真寺），是目前馬賽城裡最有個樣子的清真寺，故稱之為馬賽大清真寺。一般設置於馬賽城的清真寺，純粹以空間做考量，僅企求能容納穆斯林做拜禮的空間需求，不要求在形式上做任何琢磨。然而這幾年來，馬賽的穆斯林人數達三十萬，此非僅有 70 間清真寺的馬賽地區所能容納，除了一般或租或買來的現代建築空間作為清真寺使用，穆斯林們不是在路上公共空間、就是在車庫或是舊工廠，行每日五次的禱告，空間已然嚴重不足。

是故 2006 年，馬賽大清真寺的建造計畫開跑，卻又陸續在建造程序上遇到困難。幾經波折，在今年（2012）六月時，馬賽大清真寺終於獲得官方的同意建造，預計 2013 年完工。對於穆斯林來說，這座即將能夠容納七千個穆斯林做禮拜的建築，雖仍不能解決信徒的需求問題（在馬賽有數十萬穆斯林人口仍嗷嗷待哺），但其意義上，是伊斯蘭教在馬賽城的一種精神地標，一旦完工、那麼『馬賽大清真寺』將取代馬賽哈立德本瓦利德清真寺、成為新馬賽伊斯蘭地標。然而資金籌措上的限制，讓這座即將代表馬賽伊斯蘭教的重要里程碑的完成，可能造成延宕。



圖 28：馬賽大清真寺的建築模型，以及馬賽大清真寺的門廊情境圖。

資料來源：

<http://www.mariage-franco-marocain.net/article-mosquee-a-marseille-adresse-et-tele-62854309.html>

其實不僅只是政府限制資金籌措的問題而已（法國限制其大半資金只能在國內募集，原因是為了要防止其之後的運作受控於外國不明金主）。對於歐洲人來說，雖然這已經是既成事實，但他們仍然掙扎於馬賽大清真寺的完成，將會改變馬賽城市的地景天際線。也就是說，雖然基督教人口仍占多數，但信徒並沒有似穆斯林那般積極地表現出宗教熱忱、也不常上教堂，對比之下，伊斯蘭教活動的活絡樣貌，早已壓倒性地成為馬賽城上最生猛的宗教活動，之後待到大清真寺的竣工與開放，馬賽人民恐要面臨馬賽城市風貌的更大改變。

然而，這不就是馬賽之所以為馬賽？馬賽就是這般多元、多變，且一直成長著。

5.3 結論

宗教空間小則關於信徒行止坐臥、身體行禮；中則延伸到信眾之間的互動關係、信仰交流；大尺度的宗教空間則可涵括進整個城市，甚至是跨城、跨國界的關係。個體實行信仰儀式的空間需求不需太大，猶太教徒會獨自禱告、基督教徒在教堂禱告，而穆斯林則是席地而行、一半則在清真寺施行拜禮，總的來說其尺度總沒有太大的跨越性。但若個體欲身體力行其在精神層面、終極朝聖的信仰行為，例如說是要到耶路撒冷或者是麥加做朝聖的話，那麼必然得考慮更大尺度的空間行為。而本研究報告所付諸觀察及整理的歐洲馬賽三大宗教比較之宗教空間本質對照圖則如下：

5.3.1 猶太教的空間本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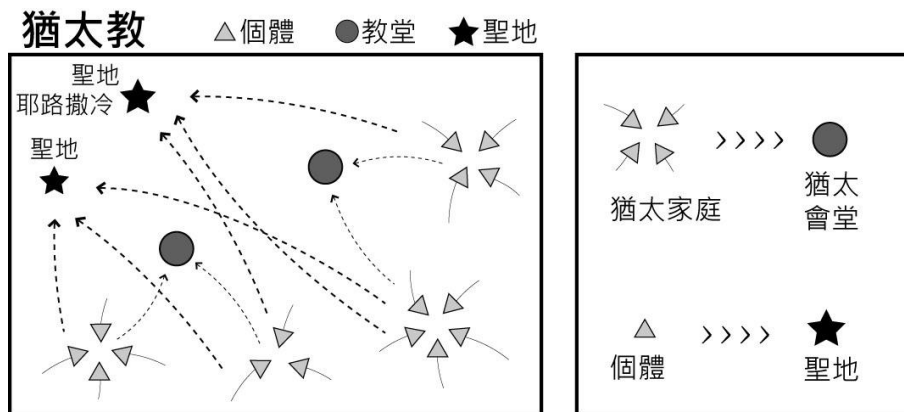


圖 29：猶太教徒在各宗教空間尺度上的趨向示意圖：(家庭 > 聖地、猶太會堂)

說明：不論去不去猶太會堂做周間禮拜、或做日間拜禮與否，猶太教徒並不會少了自行禱告和家庭的周間禮拜聚餐，這不僅只關乎宗教，更是牽扯上了家庭及民族，業已是為猶太文化的重要一環。

5.3.2 基督教的空間本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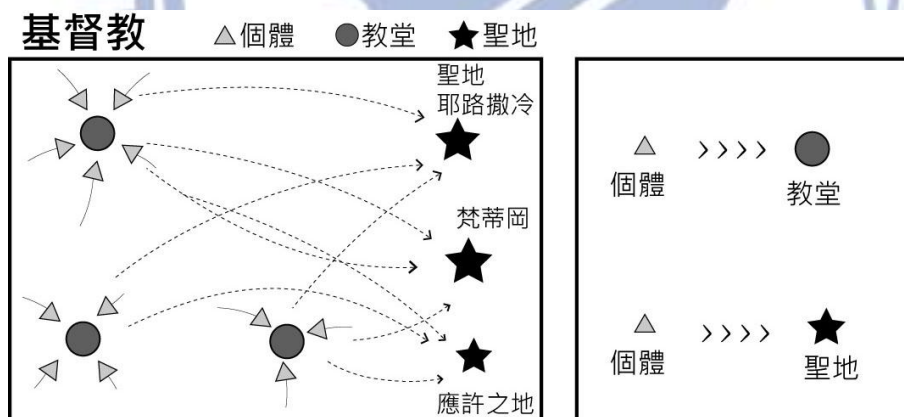


圖 30：基督教徒在各宗教空間尺度上的趨向示意圖：(教堂 > 聖地)

說明：對於基督徒來說，教堂是強有力的精神引導、無法被取代的宗教空間。透過進出教堂，信徒得以堅定信念。因為教會之間的夥伴就是彼此的兄弟姐妹，所以基督徒的教會形同家庭，不用再以家庭關係來牽繫信仰的強弱或異同。

5.3.3 伊斯蘭教的空間本質

伊斯蘭教 △個體 ●教堂 ★聖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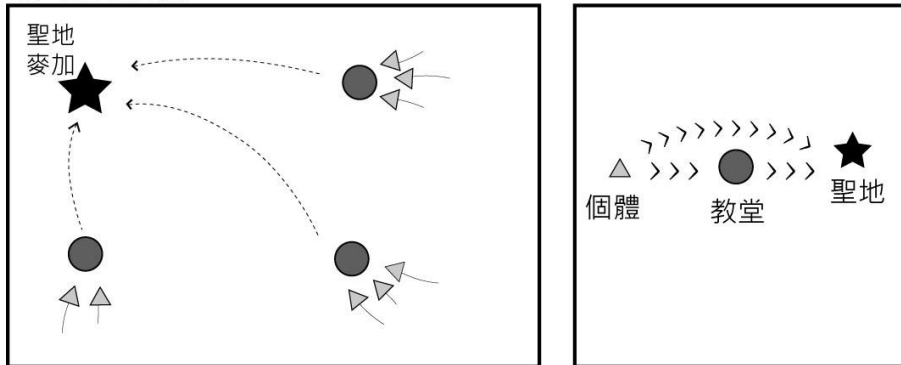


圖 31：伊斯蘭教徒（穆斯林）在各宗教空間尺度上的趨向示意圖：（聖地麥加 > 清真寺）

說明：不論是日間的拜禮作五功、或者是周間禮拜，穆斯林只要朝向麥加行拜禮，那麼即便是無法到清真寺做禮拜也沒有關係。對於虔誠的穆斯林來說，一輩子若能完成一次親往麥加朝聖之儀式，則算無悔無憾。

宗教儀式建構出宗教空間，宗教空間尺度亦與各自宗教行為的意義性息息相關。

延續上一圖表結論，三大宗教的空間本質有著根本上的差異，以此分析整理各宗教的信徒與宗教空間之間的關係，則得此些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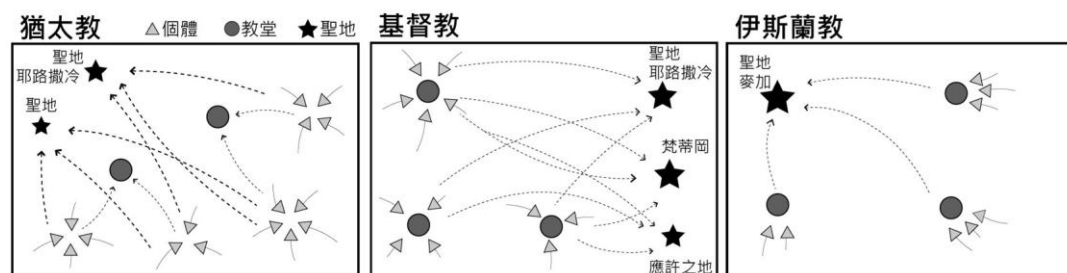


圖 32：此圖表主要是表述了馬賽當地居民（信徒）與當地教堂之間的聯繫關係。

上圖是由各個宗教的基本精神及空間關係搭配評估整理得來。為了驗證本研究之論點，田野調查之後、設計了一份問卷（請見附錄三）。

問卷內容主要是針對居住於馬賽的各大宗教信徒所作的基本調查，祈能透過這樣的問卷，確認馬賽居民身處在多元宗教之城的融合與舒適程度，並讓本論文所預設之宗教行為與宗教空間之間的關連性能夠再度得到驗證。

第六章 總結

6.1 研究結論

一個城市的「過去」，「未來」，與「現在」絕對是緊緊相扣在一起的。本論文以宗教空間的史地歷程研究出發，經過實地訪查、現況分析以及宗教本質上的異同討論之後，能夠得到的是一套能適用於都市發展的延伸設計概念理論，當然這也意指著每個城市的空間現況中總有問題等著我們去解決、或者改善。作為了解城市的工具與媒材，我們確實需要這樣的視角切入、也需要這樣的研究分析方式，促進城市往正向發展。

6.2 研究貢獻

其一，研究馬賽、試圖說清楚馬賽的都市發展理論，然後找適合應用於馬賽的宗教空間設計、並落實之，這就是本論文所嘗試的發展方向、以及全部的發展過程。取之於馬賽、用之於馬賽。

其二，藉由研究宗教空間的發展脈絡、即能同時看見城市與建築發展的紋理。這樣的態度其實是適用於所有國家城市的。本研究以一套有系統的研究與分析方式，切入馬賽，也同樣可以用這樣的基地調查系統、應用於台北。

6.3 研究限制

基於時間有限之故，在做完實地訪查 (Field trip) 之後的後續問卷設計與發放、尚未得到一個令人信服的回收數量及具研究應用價值的資料，是故本論文先且將『問卷與驗證』部分，不列入正文內容、僅附在文末 (六、3- 問卷與驗證) 作為參考資料，但若後續能夠繼續發展此研究之時，那麼因為問卷正在持續地發展、回收，並且作答案分析研究的工程，所以在未來的發展上，這個阻力將一躍成為後續研究的助力。

6.4 延伸發展

本研究所提供的發展方法、研究方式，主要是從史地紋理的研究分析切入之後、再將城市現況拉進入都市規劃討論的範疇，事實上亦適用於其他國家城市。

將本論文作為參考，同樣也能應用在台灣的台北城。是故文末之後所附錄上的後續研究文段 (請見附錄一)，即是作為的開啟範本參考，相信台北城透過相同的研究程序被分析與探討，亦能更加確立自身城市個性，並藉由自我了解的過程、得到更為合身的一套規劃計畫。

參考文獻

1. 林美容，台灣史料研究-台灣齋堂總表，吳氏出版社，臺北，民國八十四年。
2. 緒方武歲，台灣大年表，台灣文化出版社，民國三十二年。
3. 陳主顯，歐洲宗教剪影，三民書局，台北，民國九十一年。
4. 約翰·赫斯特著，歐洲極簡史，席玉蘋譯，大是文化，台北，民國九十九年。
5. 「探索歷史之謎會」著，一本讀懂始屆三大宗教，桑田草譯，商周，台北，民國九十七年。
6. 理查·泰勒著，發現教堂藝術，李毓昭譯，晨星，台中，民國九十四年。
7. 法蘭西斯·羅賓笙著，劍橋插圖伊斯蘭世界，史黃中憲譯，大雁文化，台北，民國九十七年。
8. J S KRUGER、G J A LUBBE、H C STEYN 著，比較宗教，蔡百銓、國立編譯館譯，鼎文書局，台北，民國八十九年。
9. 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東華書局，台北民國六十七年。
10. Jacqueline MAGNE. Marseille, La revue culturelle de la Ville de Maeseille. Mairie de Mariseille.2006.
11. Jean-Robert Cain、 Emmanuel Laugier. Trésors des églises de Marseille : patrimoine culturel communal. Marseille : Ville de Marseille,2010.

附錄一：馬賽與台北

台北

台灣處於西太平洋群島的最中樞區域，東亞島弧的最中央位置，數百年來，一直都是亞太經貿運輸的樞紐及戰略要地。以歷史軸線觀之，十六世紀中、葡萄牙人到達台灣並在台灣做交易，是最早與台灣接觸的歐洲人；十七世紀初，西班牙人佔領台灣北部（並在台北建立紅毛城），然後荷蘭人與之競爭；十七世紀中，荷蘭人正式趕走西班牙人，創立台灣第一個有系統統治的政權，從此可以方便與中國、日本、朝鮮半島與南洋諸島做貿易。1895年甲午戰爭之後，日本正是佔據、殖民台灣，一直到1945年，中華民國接收臺灣，台灣光復。而台北作為台灣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見證了這段歷史自是無庸置疑。

而台北城所呈現出來的宗教情況，與台灣宗教也是大致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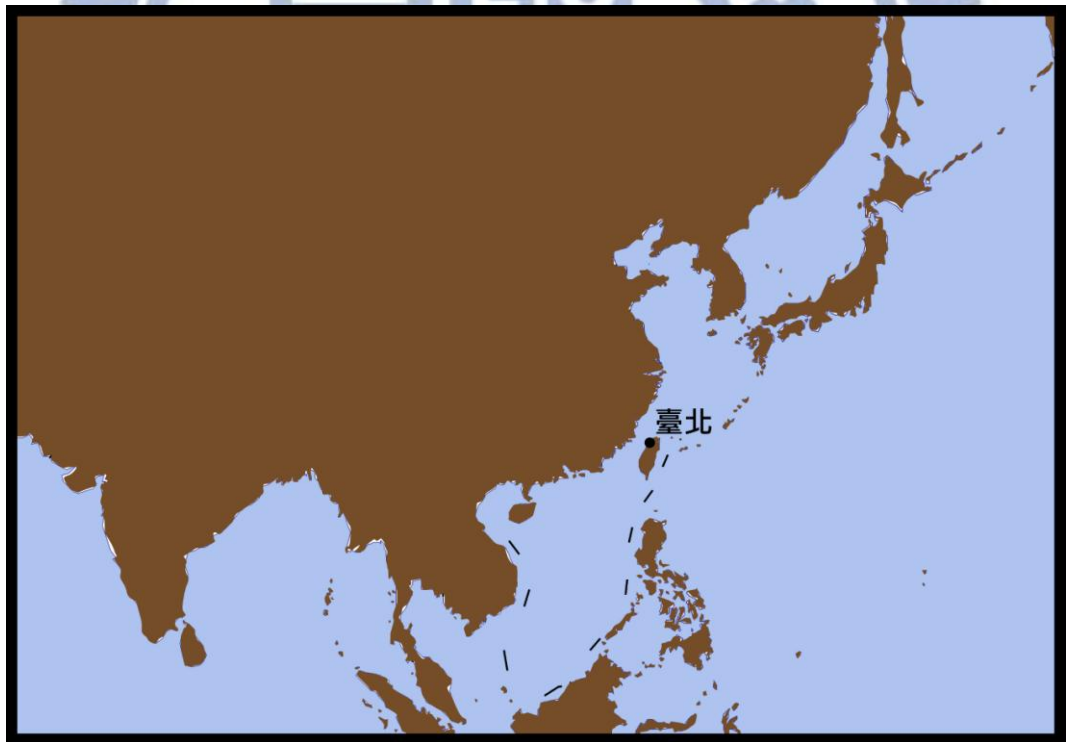


圖 33: 臺北城，位於東亞島弧的重要樞紐位置

台北的原生宗教是凱達格蘭族崇尚萬物有靈的泛靈信仰，然 17 世紀漢人移民的儒道香火文化、逐漸取而代之。清代道教鼎盛，後期則有西方傳教士馬偕博士為台北開啟了基督信仰的長老教會（基督教一度在十六世紀中、與葡萄牙人一起被帶進台灣，但沒有落地生根。）。而明鄭時代自閩南傳來的佛教，到日治時期，台北

市內興建了不少日本風格的大型佛寺，促使人民更為了解佛教的本質（但在二戰之後，日本佛教與中國佛教亦產生了一段磨合的陣痛時期）。

宗教的介入，亦是一股重要的文明、文化驅動力。例如台灣基督教長老會對台灣語文的延續與保存有其貢獻，而荷蘭人的傳教亦幫助台灣本地人傳下文字及語言（而非植入外來語）；至於台北市寺廟裡面所祭祀的神祇、大多是隨著閩粵移民由故鄉移迎而至的，這些人移民、移靈到台灣的過程之中、亦傳出諸多台灣特有的民間信仰故事。另外當代台灣佛教對於社會乃至於世界的貢獻，也已擲地有聲。

表 3: 台灣（台北）的宗教引進發展年表

台灣（台北）的宗教引進發展年表					
	17世紀	18世紀	19世紀	20世紀	21世紀
伊斯蘭教	西元一六六〇年，鄭成功帶領部分穆斯林的福建軍民登陸台灣			西元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後遷入更多。	
道教	清治時期傳入。一九八〇年之前，是台灣民間信仰主流，帶有文化成分。一九八〇年後，純道教者數目式微。				
佛教	十八世紀後，佛道混合者常有之。一九八〇年後，純佛分出、佛道混合者變少。				
基督教	荷蘭、西班牙殖民時期有斷續傳入。		日治時期，政府陸續開放民眾信教。		
	17世紀	18世紀	19世紀	20世紀	21世紀

雖然台北市的宗教情況與台灣宗教大致相同，但台北市佛道教寺廟數量，已冠於北台灣，台北市又有著台灣唯一天主教總教區：「天主教台北總教區」，台北市並且存在著台灣最多的基督新教與伊斯蘭穆斯林信仰人口，換句話說，台北市這個城市，可說是具體而微地體現著台灣總體宗教現況。是故，將馬賽城與台北市的宗教文化做對照，廣義而言，甚可說是將位於亞洲的台灣，與具有多元宗教文化的歐洲各城（以馬賽為主、為例），做出了對照。

而在這樣的對望之中所檢視而出的異同之處，都將是我們得以思考台灣宗教空間現況的反芻養分。向宗教空間發展歷史悠久的城市學習、深度取經，將有利於研究分析甚至是預測未來台灣宗教空間發展的重要過程。

馬賽與台北

馬賽與台灣，在宗教歷史上，都是經由一批又一批的新移民、引進了新的信仰，並漸漸被在地人民所接納，就像是油畫布上被塗染上一層又一層的顏色，而那些顏色之間的存在、堆疊出了我們最後看到的樣態。而現在、畫布仍然持續地正在

被塗抹當中。

在人口上，馬賽的現居人口是僅次於像是巴黎與倫敦這樣的世界級城市的大城之一；對於亞洲來說，台北市亦是東亞僅次於東京與香港的大城市之一。雖然並非是位居世界頂端的全球城市，卻仍是極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大城。在地理位置上，馬賽與台灣都是其海域上非常重要的土地，長期受他國覬覦、甚至是佔領與殖民。

在歷史文化上，馬賽與台灣都是處於一種不斷地承接外來文明、與自地文化融合的狀態。而現在，有著大量移民居住其中的馬賽與台灣、接受著前人留下的文化、也正創造著屬於自己地域的特色，顯示著馬賽與台灣都是一個仍正在不斷成長、變化、累積的城市。

表 4：馬賽與台北的比較表

	馬賽（法國）	台北（台灣）
人口	約 160 萬人	約 260 萬人
位置	地中海第一大商業港	東南亞最核心城市之一
交通	普羅旺斯法國國際機場	桃園中正國際機場
外來人	經歷過古希臘殖民、羅馬帝國佔領、日耳曼入侵，以及維京人掠奪。二戰時曾被德軍佔領過。	明清以來即有大量漢人移民。經歷過葡萄牙、荷蘭、西班牙的殖民以及日本統治。
宗教	天主教、伊斯蘭教、猶太教 （馬賽現存 121 座教堂、70 間清真寺，以及 39 間猶太教堂）	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 。台北佛教廟宇登記有案者為 107 間，道教為 154 間，教會（堂）則為 200 間左右

於是我們可以知道，從地理位置、歷史演變、城市文化等面向觀之，法國馬賽著實與台灣台北有著諸多相似與同質之處，是故以馬賽作為研究之城市，探討其多元宗教空間的共存發展，冀將亦有助於對照、並了解台灣（台北）宗教空間的成形方式，進而讓我們能夠參考、反思，並因此能夠更加掌握台灣多元宗教文化空間的發展，進而幫助公私部門單位做出更具深思的想像與設計。

附錄二：整合與應用-設計例

居住著大量的移民，人種以及宗教都是多元的馬賽，其宗教空間直接反應著的是當地、當代的文化現象，甚至顯示出其城市風貌。透過這樣的現況觀察，我們不但能夠了解一個城市、更能明確掌握這個地區當下的實際空間需求是什麼，進而能夠為之規劃設計而出一系列實用且更為美好的公共空間氛圍。

對於馬賽這個城市來說，居民們有著足夠的基督教教堂空間以及數量堪用的猶太教猶太會堂，然卻沒有夠用的伊斯蘭教清真寺，以至於週五期間、滿地充斥著當街行拜禮的穆斯林。對於觀光客來說，這是一種城市特色、宗教奇觀，煞是有趣；然而對於當地非穆斯林居民而言，這樣子的現象，當街明志（志在伊斯蘭）、阻礙交通，就算當地居民勢再怎麼明白「信仰是自由」的人、也會因為生活被有所妨礙了，而容易對於穆斯林產生反感。這樣的一體兩面，都是肇始於穆斯林當街行拜禮之事。其實城市和人一樣，會成長、會改變，若能透過都市設計的手段，保留住當下狀況好的部份、修正欠佳之處，讓清真寺在尚未達到夠用的數量之前，改變當地人對於穆斯林當街行拜禮的嫌惡態度，而觀光客一樣能夠欣賞到這種馬賽奇觀，那麼對於當下仍正在成長改變的馬賽城來說，不啻是個解套方案。

以上或只能說是短期必須紓解的城市問題。以長遠的眼光看來，長久以來三個宗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平共存的事實，才是馬賽城的目標，從前是，現在努力是，那麼未來也理應該規劃成為是。基於這樣的理想願景，那麼現在所做的任何關於宗教（或說文化）空間的設計規劃，都不應該僅僅獨厚於特定一個宗教。尤其在法國民俗律法上面已明定不以國家資源幫助建設任何宗教空間的規定，本也就限制了單一宗教空間增設的可能性。

於是，我們或可以文化層面的角度作為出發點，為馬賽多元宗教融合共存的特色與長遠目標、再加上一份力道：即以促進文化發展之名、行緩和宗教緊繃現況之實，規劃出一個能夠解決當下問題並能保留當地特色的公共空間，在馬賽。

這樣的發想與規劃，或許過於理想，然而旁觀者清，這類建議未嘗不是一種提醒：當馬賽人正僵持在一新宗教崛起並勢如破竹般地佔據了自家城市街道之時，如果能夠想想在歷史流裡，基督教和猶太教也曾起起浮浮地在這塊土地上掙扎、最終仍能有幸安穩定居在此，那麼或許就會更為包容新宗教勢力的發展也說不定？

並且說到底，若能以此態度、研究方式與設計建議，觀往台北、對照與加以應用，或也能夠在台北施以此般促進融合之規劃，讓台北往更多元且和諧之路邁進。

設計例

回歸到方始研究的初衷：因為馬賽與台北有著大量的外來人口、大量的外來文化，還有親和的宗教接受度，我們樂見其成、並期許這種多元性質能夠順利被延續。而現在既已知道問題的發生緣由始末，就必須嘗試解決它。以都市規劃的角度視之，馬賽城目前亟待解決的，是一個可供穆斯林作拜禮的宗教空間。基於需求迫切的緣故，這個空間並不需要有太耗資的建設，重點是它必須是一個交通可及性高、並且寬廣的空間，是一個穆斯林可以在此行拜禮，取代他們當街做禮拜的那種妨礙打擾行人的空間佔據。

然而基督徒以及猶太教徒呢？他們又該如何？一向以來，馬賽既是個大熔爐、融進了多方東西南北人種、也融進了多元各種宗教，那麼除了主流的基督教，其他的宗教（猶太教、伊斯蘭教）也理該能被看見。是故本文既以都市設計的角度來作此一簡例，就該一併考慮其他宗教空間存在的必要性。

為此，本節最後所要呈現的，即是依據前文所做之相關研究與結論，衍生設計而出一個能夠充分代表著馬賽城上、三大宗教和諧共存之宗教空間，空間主題暫定為『三宗教文化中心』。

基地選取

第二章有提到，關於馬賽的三大宗教，他們有著各自的區域發展性。伊斯蘭教、猶太教、基督教堂的宗教空間，分別是以點、線、面的幾何性質在馬賽的土地上作拓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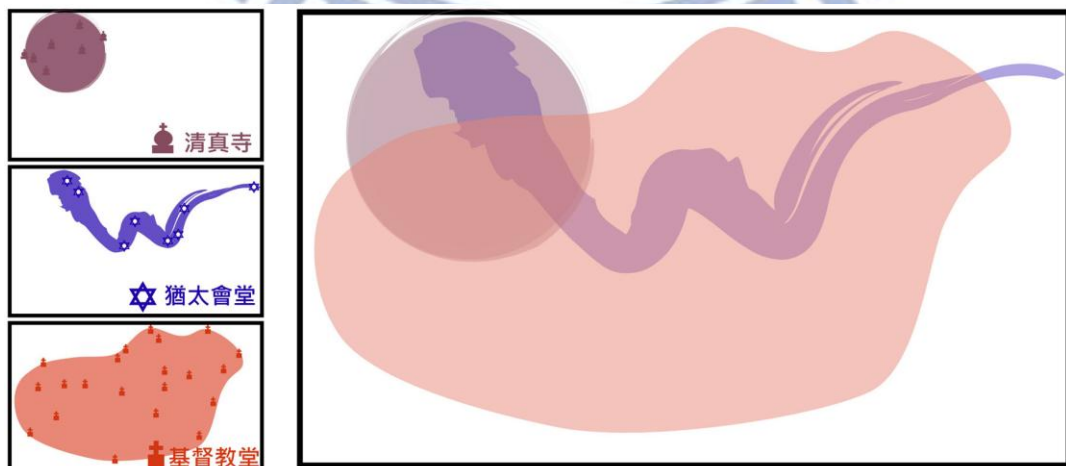


圖 34：三大宗教空間在馬賽地區的幾何區域分布

順應這樣的情勢，我們不難交叉疊畫而出一個三方交集（如下圖中虛線圓框之處），此交集區域代表著馬賽的三大宗教人口必然會密集接觸之地。在此基地施行相關計畫（例如增設三種宗教空間的規劃），例如『三宗教文化中心』，除了能代表馬賽對於各個宗教的同樣重視、亦應能得到實際面向上較高的空間利用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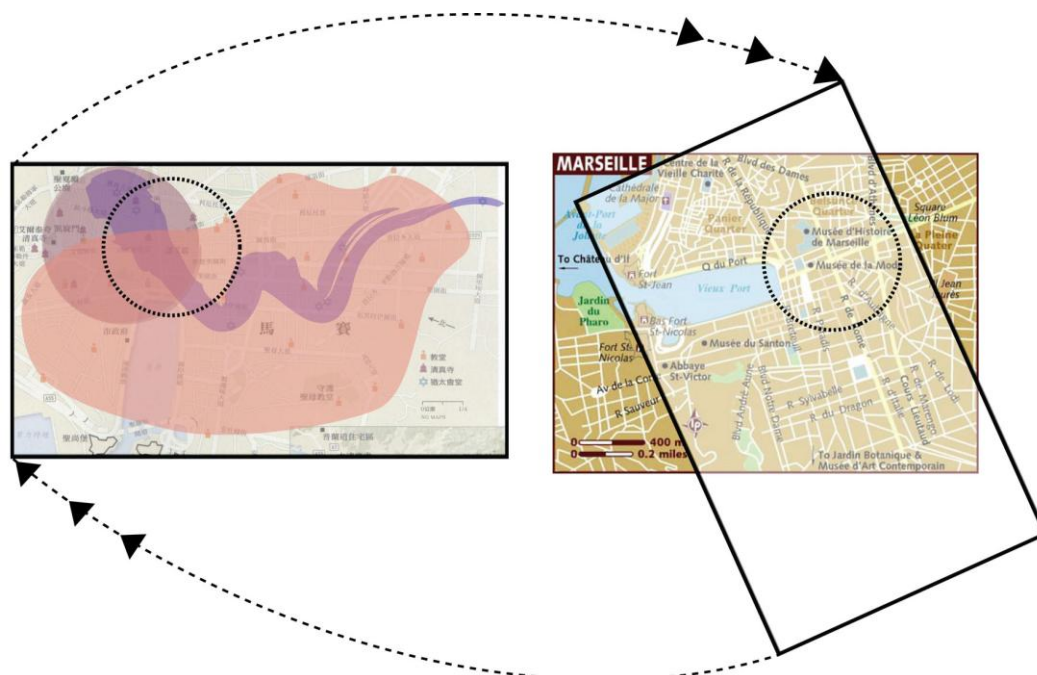


圖 35：虛線圓框即為馬賽地區三大宗教空間匯集交集處。（將圓框對應於馬賽地圖）
 框選出三方交集，基地範圍於是大抵選定。
 有趣的是，此區就在馬賽港邊。
 這樣的巧合，同時彰顯出馬賽本身處於地中海最重要的港城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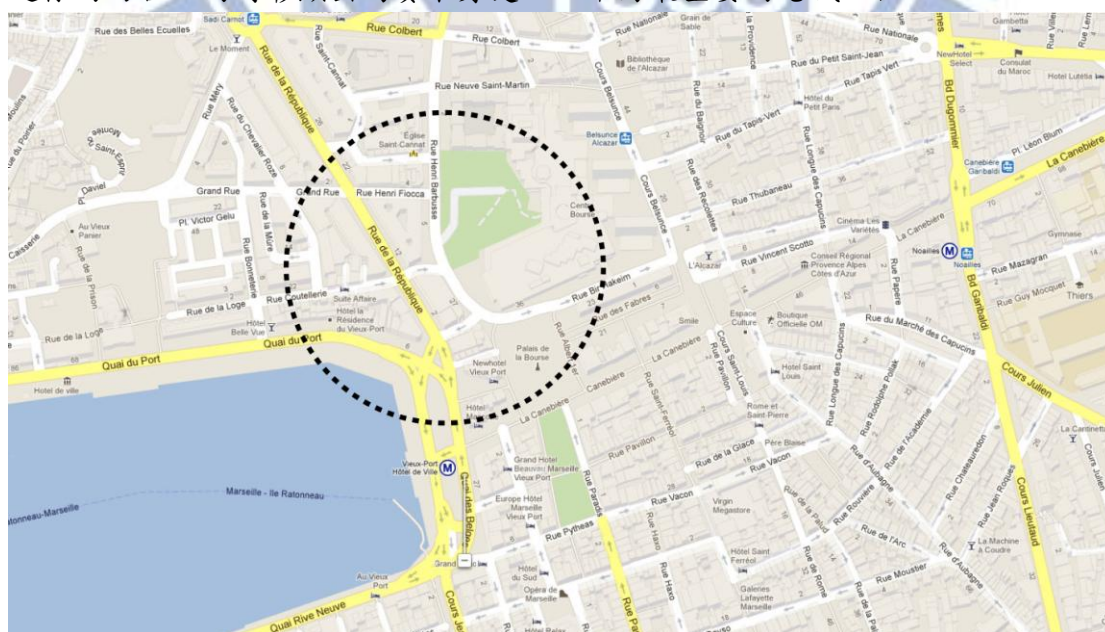


圖 36：虛線圓框對應於馬賽地圖

馬賽港發展歷史悠久，開發密集，古今建設齊聚簇集，政商住等用途建築皆具備。勘查基地周遭、因為建設密集，唯一比較有機會的，是綠色區塊的歷史遺跡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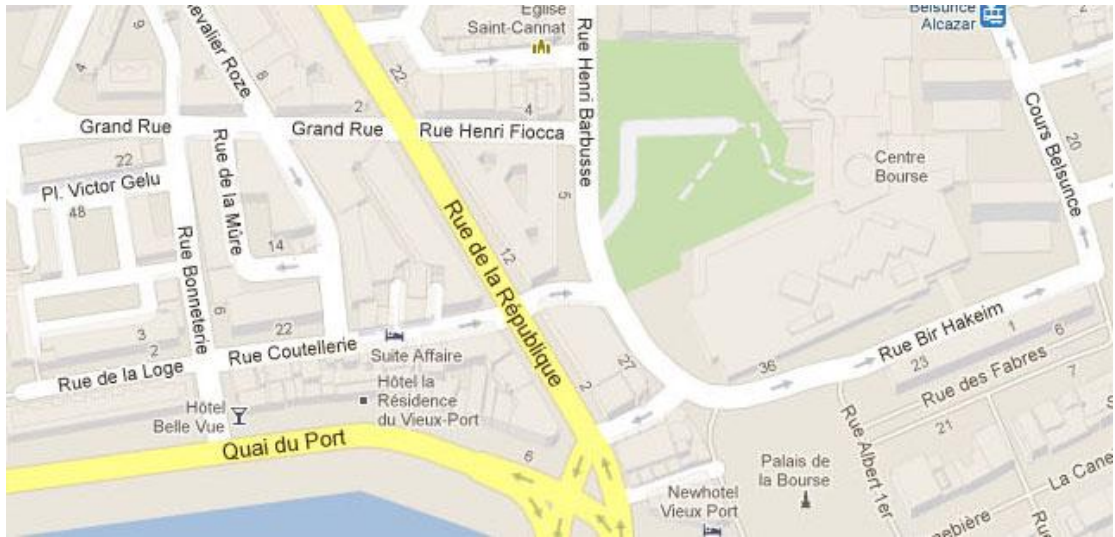


圖 37：預設基地：綠色區塊之歷史遺跡

歷史遺跡公園本身，是在 1967 年時，政府在這塊基地計畫建設『馬賽交易所』的開發過程之中所被挖掘。考古遺跡出現後，建設計劃完全被翻盤。於是這塊基地被予以保留，目前作為一個包含著有的戶外公園空間的歷史博物館，館內展示重點遺跡以及備有相關資訊、館外則是展示露天考古遺跡、供民眾發思古之幽情。



圖 38：館外展示露天考古遺跡、館內展示重點遺跡以及資訊提供。

因為考古遺跡佔地廣大，加上本館建築，這歷史博物館已然成為歐洲最大的博物館之一。並且因為開放露天考古遺址，馬賽人甚至驕傲地稱之為『活著的古蹟』。



圖 39：館外展示露天考古遺跡、館內展示重點遺跡以及資訊提供。

基督教空間

歷史遺跡本身呼應著本研究的主題，這是將此地做為基地的優勢部分；然而在既有的歷史遺跡之上，又該如何去加上宗教空間的層次？事實上，此一馬賽歷史博物館位址，本身便是古代基督教堂的遺址地，是故博物館內，已經專設有一空間，專門介紹基督歷史、並展出馬賽最古老教堂文物的相關史料、史物。



圖 40：歷史博物館裡面，以五世紀教堂遺跡切入介紹基督史，史物與史事盡括。

基督教在馬賽的歷史悠久，教堂空間多元豐富，足以夠用，以都市均衡發展的角度來看，實不再需增設實質教堂，但是此類性質的空間，正是『三宗教文化中心』針對基督教部分所該加強的部分。而馬賽歷史博物館已經有所落實。

猶太教空間

猶太人常說，『這個世界的其他人可以奪走我們的土地、或者奪取其他身外之物，但是他們無法拿走我們腦袋裡的東西。』

對於猶太人而言，腦子裡的知識就是他們最大、最確實的財富，被稱為『書的宗教』的猶太教，常年致力於族內的知識累積和傳承，已成為習慣。宗教博物館內已有的猶太議題空間，是針對集中營的史實照片展設為主。若能在宗教博物館本身內部設有文獻中心以及書店這兩空間區域增設部分硬體空間以及軟體內容、加強猶太教的相關史料，那麼對於猶太教徒而言，就是一個關乎他族的宗教空間存

在（畢竟猶太人不愛與他人共用同一空間做宗教行為，但是關於知識，則無妨）。

伊斯蘭教空間

歷史博物館由本館建築與歷史遺跡公園所組成，博物館 6500 平方公尺、遺跡公園 9500 平方公尺，全數設以柵欄圍維，是馬賽居民看得到、用不到的千坪公園。



圖 41：歷史遺跡公園現況，周圍裝設柵欄圍住整塊基地

歷史博物館座落位址、正是馬賽地區清真寺點狀分布範圍的一部分，是故每逢週五，便會有大群的穆斯林往此處聚集，不能擠身進入清真寺者，便會在周遭公共空間、就地做禮拜。面對著大片空曠的考古遺跡不能使用（因為設有柵欄、不能進入），卻要在馬路上跪拜行禮，活著的人無法使用『活著的古蹟』，這其實是一件非常諷刺的事。

前文已有提到：歷史博物館戶內展出的是重點考古遺跡、戶外的歷史遺跡則可供人進入、觀賞，並可任由風吹雨打日曬雨淋，是故相信戶外的歷史遺跡是可以更為開放、開放給更多的民眾與市民使用的：例如說每週五開放成為穆斯林用以做禮拜之臨時空間，這道理就像都市某些地區道路會在週末變成為車輛禁止進入的行人徒步區是一樣的道理。

空間需求

對於此一基地而言，要用來解釋馬賽三大宗教和諧共存、解決馬賽三大宗教現有問題，事實上非常容易、並可以藉由都市設計的手法達成事倍功半之效果。畢竟，歷史博物館內早已經有了介紹基督宗教在馬賽發展的專有展區；此基地也擁有馬賽的穆斯林亟需做禮拜用的寬敞空間（只要拆除掉柵欄、或者是週五時間對外開放即可）；而第三宗教：猶太教徒，他們其實所求不多，只需要為他們加設較為私密的空間作以使用即可。上述空間需求與實際操作手法可統整如下表：

表 5：『三宗教文化中心』轉化融入在馬賽博物館內的實際操作內容

	空間需求	實際操作手法	尺度
基督教	基督教歷史文物區	無。博物館內空間早已有其內容	中
猶太教	猶太教資訊史料區	在圖書文獻區特增設猶太史料區	小
伊斯蘭教	穆斯林作禮拜空間	週五開放戶外史跡區供其作禮拜	大

從上表可以得知，馬賽本身在文化宗教上的多元並立，的確是一種城市風格，根本不用我們大費周章地在這座城市上面做太大、太多的動作，其本身早已具備「三宗教和諧共存」的特質。這個城市真正需要的，是透過都市設計的方式推上一把，然後再給這座城市一點時間，那麼，馬賽就將變成我們預期所看到的樣子。

設計概念

既然空間需求明確，那麼進入設計階段之時亦不用在想像上太過琢磨，以既有空間為主來做操作即可。首先是跳過基督教空間（已經存在），猶太教的史料空間需求在於博物館本館內的圖書文獻區，而伊斯蘭教則是為其開放戶外遺跡空間。



圖 42：棕色區域為基督教空間、紫色為猶太教空間、藍色為伊斯蘭教空間

加建部分硬體設施、以及加強既有軟體服務提供，對於一個城市政府來說，都只是舉手之勞的政策。此都市設計的概念，實際落實將無需動用到大資源，基督教空間業已存在（成本為零），而猶太教的史料空間實際上是借助博物館本身就有的

文獻區（加強資料的增設成本不過百萬以內），至於伊斯蘭教所需的戶外開放空間，在不把圍牆柵欄拆除掉、僅在週五做開放的情況之下，成本亦為零（若有考量戶外古蹟開放會造成損害、那麼只要在重要區塊部分架建隔離梯台即可，成本亦是不到千萬）。簡地來說，一個都市政府若能花費不到千萬、即能整合宗教文化空間、使之能以更和諧的方式共存，那將是非常聰明且漂亮的投資與規劃。

完成示意

原來，在馬賽，三教共存實非難事，我們甚至不用刻意為之找一塊基地、建一座『三宗教文化中心』，因為馬賽本身就已經朝這方向在發展。我們所需做的，只是加以整合並彰顯出這件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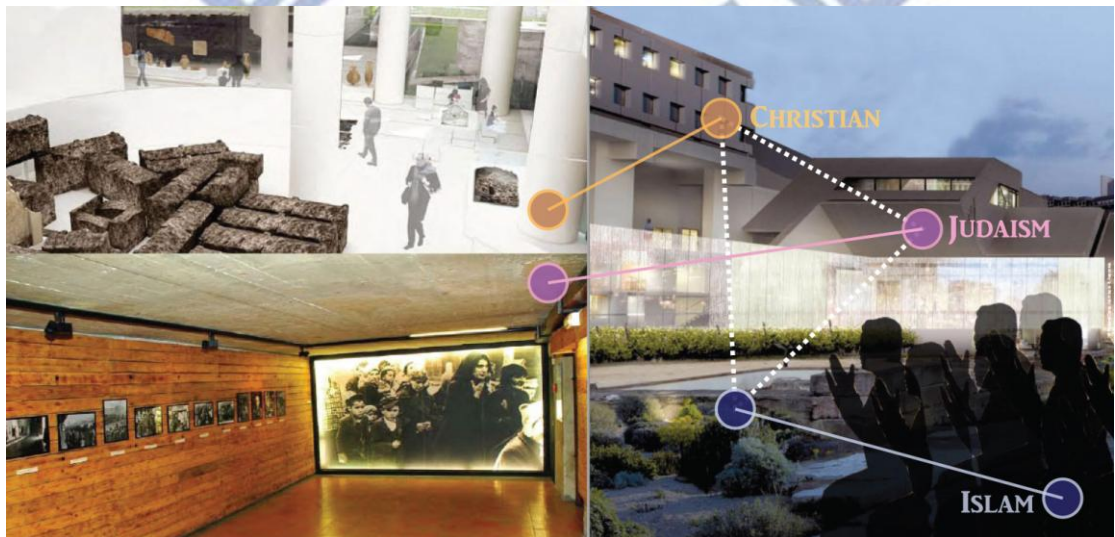


圖 43：共存圖。棕色區為基督教空間、紫色區為猶太教空間、藍色區為伊斯蘭教空間

本設計例的發生，原是為了要強調馬賽城的各大宗教熔爐城市性質，然在設計的過程之中，處處得到地利上的多方支持，想必這就是馬賽城自我驗證的最大證據。

附錄三：問卷與驗證

表 6：人文互動問卷表

Questionnaire (please ask someone who is 30-40 years old and have been married)

1. Do you believe that a religious space (such us church, mosque, or synagogue) could strengthen your belief? No it doesn't matter Yes

1.a Do you feel that you are closer to your God if you are praying in religious spaces? No Same Yes

1.b Do you feel that you are closer to your God when you are praying in a group? No Same Yes

1.c Do you feel that you are closer to your God when you are praying alone? No Same Yes

1.d Do you feel any differences when you are praying alone at home or in religious spaces? No Yes, stronger Yes,

2. Do you find that there are conflicts in couples with different beliefs? No Same Yes

2.a In your experiences, do you find that different religion is an issue when you date someone?

No Same Yes

2.b In your opinions, do you think that different religion is an issue when Marseillean date someone? No Same Yes

2.c As you know, how do couples with different religions get along with each other? Is it difficult? No Same Yes

3. Is your religion from your original family? No Yes

3.a Do you have friends whose relig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ir original family?

No Yes

3.b Do you have family members whose religion is different from your original family?

No Yes

4. Do you live in a community with mono-religion?

No Yes

4.a Do you avoid living in a community with different religions from yours?

No Yes

4.b Do you think that Marseillan will avoid living in a community with different religions from theirs?

No Yes

4.c Do you think that it's a great melting pot in Marseille?

No Yes

Are you proud of Marseille being like that?

No Yes

5. When you meet someone at the first time, will you try to figure out their religion?

No Yes

5.a If yes, do you tell it by appearances(cloths, scarf, accessory, hat) or skin color or accents? No Yes, by what? _____

5.b What 's the images of people with each group (Jewish, Catholic and Muslim)?

問卷結果

本問卷是針對三大宗教的已婚信徒所設計的。對於已婚信徒而言，他們早已接受了馬賽這個城市在多元人種以及多元宗教的複雜存在，並認為這的確是馬賽的一

大特色。在異教徒彼此之間，他們選擇了不互相干擾的共存生活，必要時仍有和平之互動，然要做到異教徒之間完全無芥蒂的共榮相處，在理智上是認同的、但行為上頭可能還需要多一點努力。

至於個體信徒與宗教空間之間的關係，是緊密但不過度執著的。當代馬賽最熱衷於宗教行為的，不是基督徒、而是清真寺不夠用的伊斯蘭教，或許也是因為穆斯林找不到足夠的宗教空間行拜禮，於是當街作五功的行為顯得突兀且妨礙旁人，但這樣的問題相信會在馬賽大清真寺的竣工之後得到舒緩，目前的緊張情勢只是過度時期，而馬賽一向能夠容受各種異國文化與異教的融進。

附錄四：馬賽知名建築列表

	法文名字	中譯	年代
1	Eglise de la Vieille Major	舊教堂	11-14 世紀
2	Eglise Saint-Laurent	聖勞倫斯教堂	13-16 世紀
3	Hospice de la Vieille Charité	慈善院	17-18 世紀
4	Consigne Sanitaire	衛生局	18 世紀
5	Fort Saint Jean	聖約翰堡	17 世紀
6	Clocher de l'église des Accoules	尖頂教堂	18 世紀
7	Hôtel Daviel	Daviel 古蹟飯店	18 世紀
8	Maison de l'église des Accoules	古蹟教會	15 世紀
9	Hôtel Dieu	Dieu 古蹟飯店	18-19 世紀
10	Hôtel de Ville	大會堂	17 世紀
11	Eglise de la Mission de France	法蘭西教會	17-19 世紀

12	Palais Longchamp	尚宮殿	19 世紀
13	Eglise Saint-Théodore	聖西奧多教堂	17-18 世紀
14	Eglise Saint Cannat	聖肯納特教堂	16-17 世紀
15	Eglise des Grands Carmes	大加爾默羅教堂	17 世紀
16	Hôtel Pesciolini	比丘里尼古蹟飯店	17 世紀
17	Arc de Triomphe	凱旋門	19 世紀
18	Hôtel Hubaud	Hubaud 古蹟飯店	17-18 世紀
19	Chapelle des Bernardines	伯納丁教堂	18 世紀
20	Façade du XVIII siècle	十八世紀建築立面	18 世紀
21	Maison Chevignot dite du Figaro	費加羅報之家	17-19 世紀
22	Palais des Beaux-Arts	藝術之殿	19 世紀
23	Maison de Gaston Castel	加斯東堡	20 世紀
24	Hôtel Louvre et Paix	盧浮和平飯店	19 世紀
25	Eglise Notre-Dame-du-Rosaire	聖母玫瑰教堂	19 世紀
26	Immeuble du Quai du port	碼頭大廈	20 世紀
27	Eglise Saint-Joseph	聖約瑟夫教堂	19 世紀
28	Hôtel Roux de Corse	魯科西嘉飯店	18 世紀
29	Préfecture des Bouches-du-Rhône	羅訥河口省府	19 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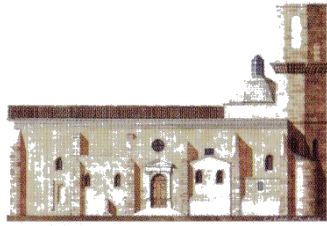
30	Hôtel du XV ^e corps d'armée	15 兵團飯店	18-19 世紀
31	Abbaye de Saint-victor	聖維多修道院	3-5, 10-14 世紀
32	Arsenal des galères	軍火庫廚房	17 世紀
33	Château d'If	伊夫堡	16 世紀
34	Opéra Municipal	馬賽市歌劇院	18-20 世紀
35	Hôtel Pascal	Pascal 飯店	18 世紀
36	Hôtel Reboul	Reboul 飯店	18 世紀
37	Maison Diamantée	鑽石樓	16 世紀
38	Evêché ancien	老主教會	17 世紀
39	Cathédrale de la Major	主大教堂	19 世紀
40	Fort Saint-Nicolas	聖尼古拉堡	17 世紀
41	Port antique	舊港	2-4 世紀
42	Théâtre romain	羅馬劇場	1 世紀
43	Tour des Trinitaires	三位一體塔	17 世紀
44	Château Borély	Borély 堡	18 世紀
45	Le Corbusier	柯比意	20 世紀
46	La Magalone	馬加爾隆	18 世紀
47	Hôpital Caroline	卡羅來納州醫院	19 世紀

48	Criée aux poissons	魚市場	20 世紀
49	Hôtel des Princes	王子酒店	18 世紀
50	Palais de la Bourse	交易所	19 世紀
51	Les Docks anciens	老碼頭	19 世紀
52	Eglise Saint Ferréol les Augustins	聖奧古斯丁教堂	14-19 世紀
53	Boulevard Rodocanachi	Rodocanachi 大道	20 世紀
54	Eglise Saint-Louis	聖路易教堂	20 世紀
55	Villa la Palestine	巴勒斯坦別墅	20 世紀
56	Chateau de la Buzine	Buzine 酒莊	19 世紀
57	Fontaine Fossati	福薩蒂泉	18 世紀
58	Basilique Notre-Dame de la Grade	聖母院	19 世紀
59	Eglise Saint-Vincent-de-Paul	聖文森保羅教堂	19 世紀
60	Maison du Pierre Puget	皮埃爾普吉眾議院	17 世紀
61	Palais du Pharo	Pharo 宮殿	19 世紀
62	Palais de Justice	司法宮	19 世紀
63	Fontaine Estrangin	Estrangin 泉	19 世紀
64	Halle Puget	哈勒普吉	17-20 世紀

表號以及建築立面



1 Eglise de la Vieille Major



2 Eglise Saint-Laurent



3 Hospice de la Vieille Charité (ancien)



4 Consigne Sanitaire (ancienne)

5 Fort Saint-Jean



6 Clocher de l'église des Accoules



7 Hôtel Davi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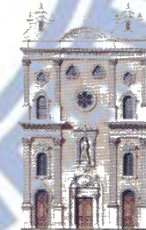
8 Maison de l'Echevin de Cabre



9 Hôtel Dieu (ancien hôpital)



10 Hôtel de Vil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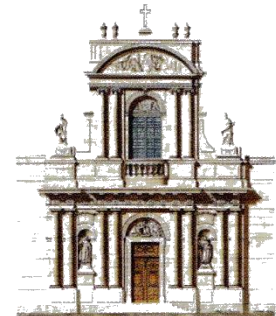
11 Eglise de la Mission de Fr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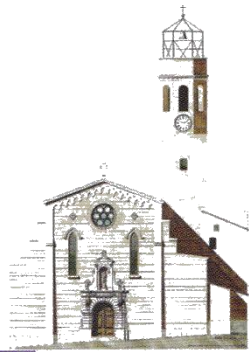
12 Palais Longcham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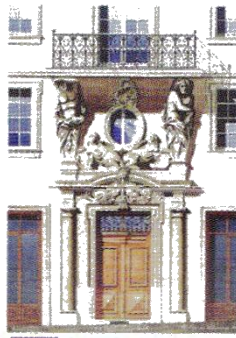
13 Eglise Saint-Théod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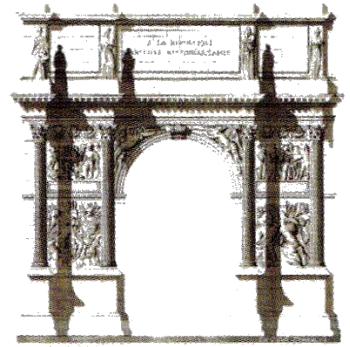
14 Eglise Saint-Cannat



15 Église des Grands Carmes



16 Hôtel Pesciolin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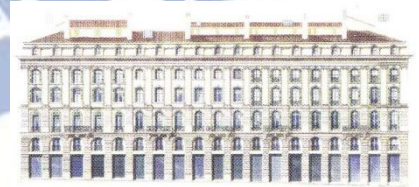
17 Arc de Triomphe



18 Hôtel Hubaud



19 Chapelle des Bernardines



20 Façade du XVIII^e n°32 à 36 la Canebière



21 Maison du Figaro



22 Palais des Beaux-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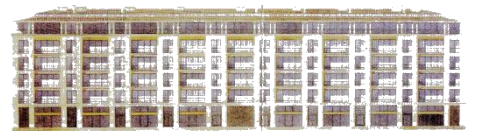
23 Maison de Gaston Castel



24 Hôtel Louvre et Paix (ancien)



25 Église Notre-Dame-du-Rosai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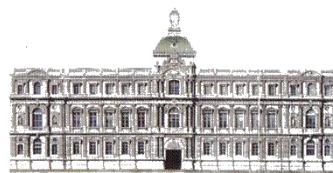
26 Immeuble du Quai du Port



27 Eglise Saint-Josep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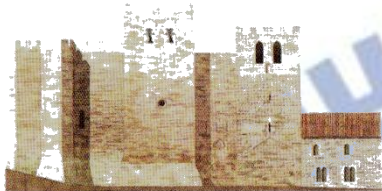
28 Hôtel Roux-de-Corse



29 Préfecture des Bouches-du-Rhône



30 Hôtel du XV^e Corps d'Armée



31 Abbaye Saint-Victor



32 Arsenal des Galères (anci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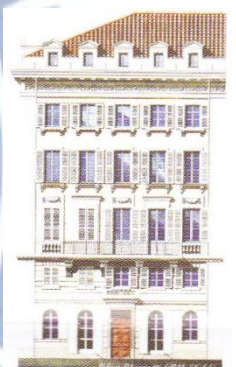
33 Château d'I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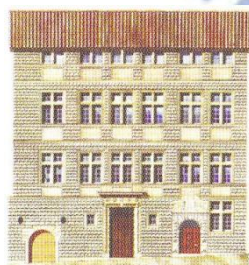
34 Opéra municip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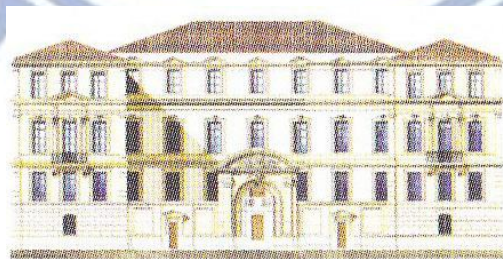
35 Hôtel Pasc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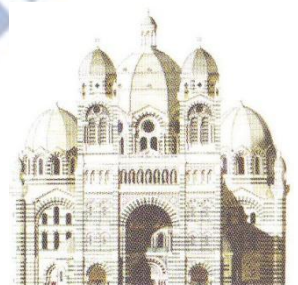
36 Hôtel Rebou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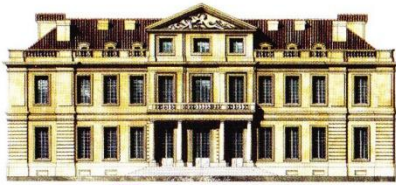
37 Maison Diamanté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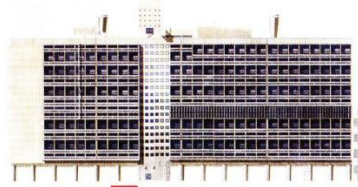
38 Evêché (ancien)



39 Cathédrale de la Major



44 Château Borély



45 Le Corbusier



46 La Magalone



47 Hôpital Carol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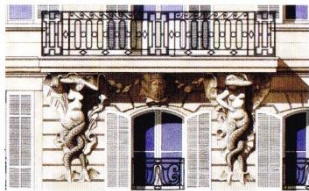
48 Crée aux Poissons (ancienne)



50 Palais de la Bour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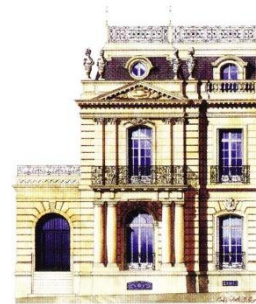
51 Les Docks (ancie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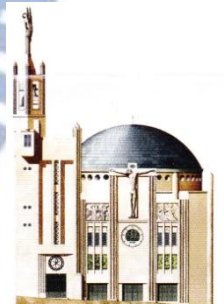
49 Hôtel des Princes



52 Eglise Saint-Ferréol les Augustins



53 55 boulevard Rodocanachi



54 Eglise Saint-Louis



Curriculum Vitae

Personal information

Name: 詹融怡, Jung-Yi Lisa Chan

Addres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280, Renai Road, Sec. 4, Taipei, Taiwan.
 Tel: 886-2-27082121
 E-mail: jungyi1007@yahoo.com.tw

Institution and location	Degree	Year conferred	Field of study

Taipei Municipal First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台北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1991-1994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Taipei, Taiwan 台灣大學醫學系	M.D.	1994-2000	Medicine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數位組	M.S	2006-2012	Architecture

Education

Employment History

1999-2000	Internship,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Taipei, Taiwan
2000-2001	Residency, Department of Surgery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Taipei, Taiwan
2001-2005	Residency,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Taipei, Taiwan
2005~2009	Attending Physician,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2005~2009	Part-time Attending Physician,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Taipei, Taiwan
2009~2010	Hair Fellow ,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and Skin Scienc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BC, Canada
2010-2012	Hair specialist and hair surgeons, Hair transplantation Center,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2012-	Chief,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and Hair Transplantation Center,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2012-	Hair specialist, Hair disorder and hair transplantation clinic,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Taipei, Taiwan

Membership in Professional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Hair Restoration Surgery
North American Hair Research Society
Taiwanese Dermatological Association

Research interest

1. Hair and Scalp Disorders
2. Hair transplantation
3. Dermatologic Surgery

